



WORLD OF WARCRAFT®

魔獸世界

決戰艾澤拉斯



驚天之戰

羅伯特·布魯克斯



© 2018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大酋長的命令

他的兒子躺著紋風不動。儘管早在數星期前便已捐軀，但直到現在他才獲得安息。

我很擔心他。

不用擔心，薩魯法爾說過，好久以前說過。

他跪在冰冠城塞那寒冷、不屈的石地上，用雙臂環抱著他的兒子。

他們改變了我們的孩子。他們改變了你。

術士給了我一道贈禮，我以前不過是威力強大，現在我就像是旋風一樣，他當時這麼說。我就是戰爭。我將會為我的人民帶來榮耀，至死方休。

那些誓言，現在聽起來真奇怪，真腐化。

他抬起了孩子的屍體，並帶著他離開城塞。數十位英雄人物的雙眼注視著他。部落和聯盟士兵紛紛讓到兩側，有些人無聲致敬，在悲嘆中表揚他的功績。

我們的兒子絕對不能踏上你的道路。

讓他留在我們的世界，吾愛。他會安全無虞，沒有人會傷害他。

冰冠城塞消失在眼前，北裂境的冷冽與寒風，換成納葛蘭的暖陽和潮濕。他把兒子帶到家族安息之地，放在一座尚未點燃的火葬堆上。現在，他兒子換上一襲卡拉達爾的簡單裝束，宛如重回童年時光。

在你離開之前，能幫他取個名字嗎？

我的心與他同在，他是我的世界中心，他曾經這樣說。

他用火炬碰了一下火葬堆。橘色的火光開始擴散，先是火苗，然後跳上劈開的圓木堆。隨著火焰越來越灼熱，青白色火光開始在面前舞動。他強迫自己看著火焰吞噬兒子：這是兒子的最後榮耀—他絕對不能轉頭。他看著皮膚燒成肌肉，化為白骨，最後剩下灰燼。

他的名字是德拉諾許，「德拉諾之心」。



瓦洛克·薩魯法爾醒了過來，寧靜的房間中只有他自己的喘息聲。他也注意到自己的面頰濕了一片。

夢。真是沒用的東西。

那種可以看到未來幻象、或是描述過去真理、備受祝福的睡眠一直和他無緣。那也好。這種幻象對他來說簡直是浪費。他無法想像怎麼打一場早知必輸的仗，打一場注定會贏的仗肯定更可怕。對於一個戰士來說，沒有什麼比自滿更糟糕，要說這個世界在過去一年教會他什麼事，那就是命運並不是能夠輕易理解的東西。

不，他的夢只是記憶中的不安。

有時候，他會夢到幾十年前的戰鬥。他會再次狂奔過撒塔斯的市街，耳邊迴盪著德萊尼的哀號，還有身中術士劇毒紅霧的強大戰士，在窒息中發出的咯咯聲響。他會在暴風城的街道上追殺人類，當整座城市陷入火海的時候，任由皮膚感受熱浪帶來的溫暖。他對這些屠殺感到愉悅，在他血管裡脈動中的腐化，讓這一切化為歡喜，完全不會想到這一切背離了榮耀之道，對於潑灑無辜者的鮮血也沒有絲毫遲疑。

悔恨是醒來之後才有的感覺。他會感覺到一把恥辱的匕首埋在心中，和他擺脫腐化之血那天的痛苦同樣鮮明。他並不憎恨那股痛楚，因為罪有應得，反而甘之如飴。每過一年，身上的痛苦就增加一分，但是他寧可懺悔著過去的錯誤，無聲無息、胸懷榮耀、毫無怨言地背負著它。對於生存下來，這只是要支付的小小代價。

他還年輕時，他期望能夠在戰鬥中，乾淨俐落懷著榮耀而死。到了這把年紀？他懷疑是不是身中詛咒，才活得比其他人都久。

他從簡樸的床上起身，站在俯視奧格瑪的窗戶前。黎明還要幾個小時之後才會到來，現在只有夜晚的冰寒圍繞在身邊。南方突然傳來一陣怒吼與騷動聲。他把頭伸出窗口，看著通往杜洛塔荒漠的大門。他的房間位於奧格瑪的高塔頂端，讓他可以一眼看遍整座城市。在過去一年以來，他在尖叫與警報聲中醒來的次數多到數不清。燃燒軍團入侵艾澤拉斯，威脅到整個世界；惡魔已經不只一次想要從奧格瑪後方直通艾薩拉的大門入侵，而奧格瑪雖然獲得最後勝利，仍付出沉重的代價。

今天可沒那麼戲劇化。他可以勉強看到大門附近的動靜。怒氣十足的大吼，只是來自夜班守衛軍官對下屬大發雷霆。

大概又有間諜溜掉了吧，薩魯法爾猜測。

過去幾星期以來，聯盟在奧格瑪的出沒頻率突然變高。大酋長最近讓暴風城國王安杜因·烏瑞恩顏面掃地，所以那個孩子派出間諜試圖滲透整座城市——多到守衛都神經緊繃到

快要瘋了。

這個策略十分高明，尤其是間諜的武器堅不出鞘。殺死部落人民會點燃怒火，讓兩大陣營離全面開戰更進一步；但如果只是「盯著」部落不被抓到，而且成功持續好幾個星期…就算是最蠢的苦工也很清楚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們不能開戰。我們很清楚你們的一舉一動，而且我們會準備萬全。

希瓦娜斯·風行者並沒咬下這口餌。如果大酋長派出她手下最高明的間諜獵手走遍奧格瑪—人數多到足以根除所有聯盟間諜—有可能讓許多生靈塗炭，而且她也沒辦法贏得什麼好處。所以，她什麼都不做。

怎麼看隨你便，這就是她的回答。你只是在浪費時間。

薩魯法爾認同這一點。戰爭的季節遲早會來，就和往常一樣。沒有急躁的理由。

他回到自己的床上。大酋長要求今天和他對談，他需要好好休息。



薩魯法爾在黎明時分離開房間，開始巡視城市。

在他走到榮譽谷的時候，太陽也升到照亮奧格瑪城牆的高度。今天會很忙；有一批待訓練的武僧新生，正在看著熊貓人領導者紀·火爪如何示範空手戰鬥的訣竅。火爪對著薩魯法爾露出微笑，在完全不破壞身形平衡之下飛快敬了個禮。薩魯法爾握拳在胸口輕敲一下回禮，然後繼續前行。

後門已經打開，讓污水碼頭的商人和旅者通行。一批守衛剛剛接班上崗。「今天看到不少動靜，」一位手上帶著傷疤的獸人回報。

「間諜，」腰上掛著一對匕首的哥布林吐了口口水。「真想親手解決一個。」

薩魯法爾離開後門走向北崖，一切看來很正常。在他完成精神谷的巡視之後抵達前門，決定不照平常習慣的路線巡視。他離開奧格瑪，朝海岸的方向踏步而去。幾艘商船和部落海軍船艦緊臨碼頭忙著下貨，並為接下來的嶄新旅程進行補給。原本應該還有其他船隻在淺水區等候靠港，但在軍團入侵所造成損失下，這些日子能在海上航行的船隻就是不多。

薩魯法爾看到城垛頂端有個黑暗的身影緩緩移動，跟著他走向海邊。「我看到你囉，」他輕聲對自己說。間諜在大白天離開城牆就很容易曝光，他們認定薩魯法爾霸王的重要性，全程監視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差不多該向大酋長報到了。薩魯法爾回頭穿過大門時，聽到頭上城垛傳來一陣轟笑聲，讓他停下了腳步。沒錯，是牛頭人的轟然大笑、一位獸人的尖聲回覆，還有其他人喧鬧的放聲狂笑。

薩魯法爾爬上最近的梯子。不管那些守衛是哪來的傢伙，他們剛剛自願要當今天的不良示範了。



摩卡·布古灌下一大口酒，並打了一個響嗝。「我就是在那邊撿到這個老玩意的。」她用指節敲擊那塊捆在大腿部位的護甲。那東西幾乎裂成兩半，而且她敢發誓晚上會散發出淡淡的綠光。這東西和她身上的其他裝甲並不相襯，但也沒有規定限制她不能在值勤時穿戴。這是她贏來的，不搶不騙。

「我的鐵錘就抵在深淵領主的腦袋上。」她比著啪一聲打下去的手勢。「突然之間，他就再也用不到這東西了。」

另一個奧格瑪守衛咕噥了一聲。「你要我們相信你殺死了一頭深淵領主？」牛頭人說。

他叫什麼名字？拉納古？大概吧。他一笑起來全身都會動，醉醺醺的程度至少是她的兩倍，差點就失去平衡掉到城垛外面。看來今天早上附近藏了好幾袋酒。

摩卡用手指輕推他的臉頰並拍拍口鼻，讓他不由得縮了一下。「我又沒說我是一個人解決他的，你這斷角阿呆。」

他把她的手拍開，並大大的噴了一口氣。「繼續聊我的角沒關係。越聊就表示你越愛。」

「愛這個哦？」她一邊說，一邊做了一個手勢，讓其他人笑得東倒西歪。「那場戰鬥中，差不多有三十幾個人上陣。可憐的古拉克被烤焦了，沒能活下來。」摩卡又喝了一口。再一口，為了古拉克，他一定也希望這樣。她把酒袋向右手邊傳了過去。「深淵領主塌了下來，還在喘息，口中吼著艾澤拉斯會燒成灰燼什麼什麼的，那些惡魔都一個樣—而我用我的鐵錘讓他閉了嘴。所以，技術性上來說，沒錯，我殺了他，就我自己看來，這表示我有權先挑戰利品。」

拉納古帶著一股懷疑，試圖把目光看向她大腿的裝甲，但他的眼睛飄到另一個方向。他肯定喝過頭了。「那塊裝甲不可能套在他的腿上。他的腿差不多有…你的房子那麼大。」

她再次敲擊著身上的裝甲並露齒微笑。「這東西原本套在他的手指上。我老公是個鐵匠，重新打造後—」

「你們這些該死的蠢蛋在做什麼？」

一聲狂吼把摩卡接下來想講的一字一句掃的乾乾淨淨。她原本應該嚇到整個胃都縮起來，但她胃裡滿滿都是酒。她在臉上掛滿笑容，轉身面對梯子。

畢竟，她很清楚那是誰的聲音。

「薩魯法爾霸王！很高興見到你！」她說道。

她那模糊的意識開始注意到神智正在敲警鐘。她在職勤時喝個爛醉，而且那應該是件很糟糕的事情，但在她最喜歡戰爭故事中，最重要的英雄人物就站在面前。

「十字路口的那場戰鬥，」她繼續說，「我在那邊與你並肩作戰。對抗燃燒軍團終將勝利！為了部落！」她用盡肺裡的最後一絲空氣吼出最後一句話，聽到聲音在力量谷四周的山壁之間往返迴盪，感到志得意滿。

但是其他人全都沒出聲加入她的戰吼，讓她的心情急轉直下。他們看起來快要嚇死了一連那個叫拉納加還是什麼名字的傢伙也一樣。

然後她才看清薩魯法爾的表情。看得一清二楚。

「十字路口，」薩魯法爾平靜的開口。「你當時也在？」

「是的，霸王。」她的口氣稍稍含糊了一點。

「你遠赴破碎群島了嗎？」

「沒有，霸王。」

「你有衝進薩格拉斯之墓嗎？你加入直擊軍團老家的戰鬥了嗎？」薩魯法爾的聲音越來越高昂。

「沒人邀請我。」摩卡打了一個嗝，然後緊張的補上一句，「霸王。」

薩魯法爾朝她的方向踏步。「沒有人邀請你？你的職責所在還要等人邀請？那我現在正式邀請你，在防守奧格瑪的時候不要喝個爛醉如泥！」

他對著她的臉放聲大吼，摩卡連眼皮都不敢眨一下。

薩魯法爾的吼聲更強了。「或許你比較想去向大酋長解釋，明明聯盟間諜已經在我們的城裡逛大街，而她的守衛還在那邊談笑風生、酒喝不停！」

在摩卡有機會遮住自己的嘴巴前，幾句話不經思索的溜了出來。「去他的聯盟和他們的間諜，他們不能阻止我們享樂。」

薩魯法爾一臉驚訝，臉上一閃即逝的難道是一絲笑容？不可能的。

「那或許我應該請他們來負責守備工作，表現得絕對不會比你們更差勁！」薩魯法爾一把抓過摩卡手中的酒袋，嚐一口裡面的液體然後吐了出來，一臉不快。「至少他們還知道好酒應該是什麼味道。我寧可回頭去喝惡魔之血！」

他把酒袋從城垛丟了出去，然後轉頭走向牆上的一座鋼鐵火炬架。雖然它們只有夜晚才會派上用場，但規定就是終日維持點燃。這個火炬的火焰在幾個小時之前就熄滅了。

「冰的！你們真是夠好心，為每一位聯盟盜賊提供橫越國土的潛行道路！」薩魯法爾背對守衛，將未點燃的火炬高舉過頭，對著奧格瑪城市大喝。「沒錯吧，聯盟？難道你們不應該感謝他們？」

一道火焰跳上他手中的火炬，持續了一下子，然後消散在風中。

薩魯法爾瞪著火炬、摩卡瞪著，每個人都瞪著。

火焰又冒了出來，一瞬間似乎在對他揮手，一個很明確的「感謝你」手勢。

然後它就消失了，除了一道纖細的白煙之外什麼都沒留下，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帶著濃厚的嘲諷意味。

摩卡的雙眼圓睜。一定有一個聯盟間諜正在注視。他們一定在。而且他們剛剛愚弄了在场每個人。

薩魯法爾把火炬插回架子上，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摩卡閉上了雙眼。

後續的演說一直在她的耳中迴盪。他辱罵了他們的祖先，質疑他們伴侶的智慧，然後懷疑他們到底有沒有骨氣。他把他們的身體形容成腫脹到不行的堆肥，但又具備足夠的彈性，以施展不可能的舉動。他建議他們最好都死在軍團的手中，就不用在那邊試圖倖存，糟蹋部落的榮譽。他甚至說他覺得很可惜，他們怎麼沒在薩格拉斯伸手環抱艾澤拉斯的時候獻上自己，如此一萊黑暗泰坦肯定會被他們的臭氣醜跑。

摩卡很確定他講的話一定會世代傳頌，從現在開始千年之後，她的後代將會在夜晚冒著冷汗醒來，腦中只聽到霸主的怒火在轟然作響。

然後，當薩魯法爾的語調轉為氣惱之後，他告訴他們在下一班換班之後繼續留在此

地。再下一班也一樣。只有在這之後，他才會開始考量什麼樣的懲罰最適合。

然後薩魯法爾離開了。

守衛呆呆的看著彼此，在不發一語之下回到崗位，雖然還有點搖搖晃晃，但個個盯緊通往城市的道路。他們還能活命，只因為恥辱並不致命。

幾個小時之後，摩卡才想到薩魯法爾從頭到尾就沒問過他們的名字。一陣輕鬆感流遍全身。他根本不打算對他們施加任何懲罰。



現在已經超過會見大酋長的時刻。薩魯法爾走回城市，試著不讓笑容浮現在臉上。

奧格瑪的守衛酒醉值勤？對指揮官來說駭人聽聞，但對倖存者而言尚可理解。

大多數的部落人士還沉浸在打敗燃燒軍團的興奮之情。他們本來都應該命喪異地—而且很多英勇部隊也確實一去不回，感謝一群令人難以置信的勇士努力作戰，讓他們的世界免於被奴役的命運。當每個人都命懸一線之後，歡慶生命延續似乎是唯一正確的作法。

不過，慶祝也要看時間和地點。這些守衛再也不會忘記這一點了。

他在葛羅瑪許堡的入口沒看到任何人在看守。有點怪，但不重要。以大酋長的本事，想要自保綽綽有餘。

薩魯法爾走進了戰情室。希瓦娜斯·風行者一個人在裡面等他。那也很不尋常。

「就我們兩個，大酋長？」他提問。

「納薩諾斯在外面，」她說。「他會確保聯盟今天無法偷聽到任何消息。」

「我沒看到他。」

「我知道，那樣就對了。」她說。

他走到房間中央的大桌，上面放了艾澤拉斯的詳細地圖，描繪出每一塊土地。就連漂流島都用蠟筆畫了出來—它似乎正在朝破碎群島游去。熊貓人探險家一定很高興知道軍團敗亡的消息，現在他們可以安全前往每一座島嶼。至少比起之前相對安全。

在地圖還有其他、更有意義的標記。像是聯盟艦隊最後出沒的地點—薩魯法爾不覺得有什麼好奇怪的—還有幾個聯盟斥候和探險家，在希利蘇斯附近和哥布林起衝突的地點。聯盟一直在那邊緊盯部落的舉動，但他們並未展開任何侵略性行動試圖佔領該地。至少，目前沒有。

薩魯法爾無法從這些標記看出被召喚至此的理由。

「我要問你一個問題，霸王。」希瓦娜斯說道。「如果我命令你摧毀暴風城，你會怎麼做？」

薩魯法爾沉默了一陣子，猜想她是不是在開玩笑—要不然，就是想看著他陷入困境而歡喜。但這任大酋長不開玩笑。「我不明白這個問題，」他回答。

她用手指敲擊著地圖，就像她可以靠手指之力粉碎聯盟中心的強大軍隊一樣。她一臉嚴肅。「很簡單的問題，想像一下，我命令你今天摧毀暴風城。你會怎麼做？」

我會用瑪克格拉挑戰你，因為你簡直失心瘋，他想著。但這個問題很簡單，答案也很明顯，他可以輕易表達。

在桌子四周環繞著石頭雕塑出來的小人像，每一尊均代表不同軍事力量的部隊。他在地圖上的暴風城附近部署兵力，先專心對付聯盟部隊。他們要如何抵抗一場圍城戰？有城垛上的士兵，他們後方的弩砲和火砲，可以打掉任何試圖攻破城牆的攻勢；在山丘上的獅鷲獸會攔截來自空中的側擊行動；停在港口的船艦；魔法施術者，會出現在前線的任何地點。暴風城是一座港口城鎮，在防守上佔盡地利。

然後薩魯法爾移動部落軍隊分頭挑戰。怎麼排都找不到漂亮的局面。

「我們沒辦法直接突擊摧毀暴風城，不能從陸路。我們沒有足夠的船艦把軍隊送到艾爾文森林，在途中就會展開交戰。」薩魯法爾輕拍暴風城海岸外的水域。在破碎海岸的毀滅性攻擊下，留下了一條可行的途徑，但也很難加以利用。「聯盟的弱點仍舊是海軍，我們的艦隊展開突襲有可能攻下港口，但還是拿不下城市。」

部落艦隊也承受了重大打擊。就算他們可以壓制聯盟艦隊—光是這點就極具爭議—他們還是得面對陸地行軍的相同問題：沒有足夠的船隻可以運送地面部隊進一步攻佔並固守城市。對暴風城的任何地面突擊注定都會失敗。「他們會把守軍從城牆上撤下來派往港口，將我們推回來，」他做出結論。

「我同意，」希瓦娜斯說。「那會是場大災難。我期望海面上的優勢能夠很快的壓制聯盟，但就算如此，我們也得投入所有艦隊才能發動這波攻擊。聯盟的其他國家都可以趁機侵略我們的土地展開報復行動，而我們無力阻擋他們。在瞭解這一切之後，薩魯法爾霸王，你要如何摧毀暴風城？」

薩魯法爾進可能維持平和的口氣。「你要我對你說謊嗎，大酋長？你要我看著這一切都不可行，還大表贊同？」

「不。」希瓦娜斯那發光的雙眼直盯著他的眼睛。「不要把暴風城認定為第一個目標。把它視為最終目標。你要如何走到這一步？」

這讓薩魯法爾的背脊一陣發涼。「那可是一條漫長、血腥的道路。」

「*Lok-tar ogar*，」她說。

薩魯法爾的腦海中激起一陣怒火。他知道沒能隱藏得很好，但也不在意了。「在我們見證了那麼多事情之後？你還那麼急著投入另一場戰爭？」他揮手橫掃桌面的小人像，任它們飛散到戰情室的角落嘩啦作響。他的嘴唇後縮露出獠牙和利齒，光是想像要部落戰勝聯盟，就得面對上千場戰爭—不，是上千場勝仗。這勢必要付出毀滅性代價，而最後的獎勵又是什麼？讓聯盟灑點鮮血並燒掉幾座城市？噢，在撿拾家園和摯愛之人留下來的灰燼，痛失戰鬥中失去的一切時，又該如何慶祝？「你又不是卡爾洛斯·地獄吼。你為什麼想要把部落再次推進絞肉機？」

就算面對他的怒火，希瓦娜斯的視線也毫不動搖。「如果我致力於和聯盟維持和平，可以維持一年嗎？」

「可以，」薩魯法爾簡短地說。

「那兩年呢？五年？十年？五十年？」

薩魯法爾感覺到陷阱在身邊慢慢縮緊，而他不喜歡這種感覺。「我們曾經並肩對抗燃燒軍團。建立出來的羈絆不會輕易破碎。」

「時間會毀掉所有羈絆。」希瓦娜斯身子前傾，越過桌面，一字一句像箭一樣飛射過來。「你說呢？你相信和平能維持五年還是五十年？」

他也將身子前傾，面孔在桌面上離她不到一寸。沒有人眨眼。「我相信什麼並不重要，大酋長。你相信什麼呢？」

「我相信被放逐的吉爾尼斯人，永遠不會原諒將他們趕走的部落；我相信我的人民坐擁羅德隆城市，對活著的人類而言是種褻瀆；我相信我們在銀月城的盟友，與達納蘇斯分裂的長年鴻溝無法輕易彌補。」在希瓦娜斯的上浮出一道笑容。那不是愉悅的笑容。

「我相信暗矛部族還記得是誰把他們趕出他們的群島，」她繼續說下去。「我相信你這把年紀的獸人都還記得當年被囚禁在惡臭衝天的營地裡，在絕望中打滾，只能靠著人類的餒水過活；我相信每個人類都記得第一次侵略的故事，描述部落有多可怕，帶來數不清的毀滅；我也相信不管你們的人民做了多少努力去補救，他們還是會把罪孽歸咎到每一個獸人頭上；而且我還記得很清楚，我和其他最早的被遺忘者，原本都是忠誠的聯盟子民。」

我們為那個旗幟赴死，報酬就是被視為害蟲處處追殺。我相信想要和聯盟維持永久性的和平是癡人說夢－除非我們能在戰場上以我們的方式獲得勝利。在確信這一點之後，薩魯法爾，回答我這個問題：把無可避免的戰事延後，有任何意義嗎？」

以靈魂之名啊，她冷酷如冰霜。

沉默在他們之間持續良久。在薩魯法爾開口時，他的聲音已經回復平靜。「那我們討論的主題應該是準備接下來的戰爭，而不是今天就開戰。」

「正是如此，」她說。「據我所知，你是唯一征服過暴風城，也攻下奧格瑪的人，薩魯法爾。你剛剛說，靠我們現今的部隊，直接攻擊暴風城是不可能的。對聯盟而言亦是如此嗎？奧格瑪有足以抵擋奇襲的天險嗎？」

沒有，薩魯法爾馬上想出結論。他內心抵抗著這種想法，但想出來的反駁論點根本站不住腳。和暴風城比起來，奧格瑪幾乎沒有什麼掩蔽。它的港口在城牆之外，難以守禦。在對抗卡爾洛斯·地獄吼的內戰期間，已經充份證明了這一點。想要再次撬開奧格瑪並不是件簡單事－薩魯法爾花了好幾年的時間來確保這一點－但這卻是可行的，而且他也很清楚如何辦到這一點。引開我們的海軍，在杜洛塔和艾薩拉佈署地面部隊孤立城市，從兩個方向開始進行圍城戰，等城內糧盡援絕…

「我的職責就是確保這一天不會到來，大酋長。」

「那萬一發生了呢？」

薩魯法爾露出苦笑。「那麼部落就會在那一天衝進戰場，死於榮耀，因為在這些城牆之內，除了慢慢等死之外沒有什麼選擇。」

希瓦娜斯並沒有跟著他一塊笑。「我的職責就是阻止那樣的一天到來。」

「在暴風城的那個小子不會明天突然宣戰，」薩魯法爾說。

她的眉毛平了下來。「有吉恩·葛雷邁恩在他耳邊進言？我們等著看吧。」

那的確值得擔憂，薩魯法爾不得不承認。在對抗燃燒軍團的激戰期間，葛雷邁恩發起試圖殺死希瓦娜斯的任務。這個行動也讓暴風城剩餘的幾艘飛空艇就此被毀。

一直有些傳言指出葛雷邁恩的行動並沒有獲得安杜因批准，但據薩魯法爾所知，葛雷邁恩並沒有因此而受到懲罰。這背後的含意令人感到不安，而且可能的解釋都導向同樣的結論：老狼人隨時都會推動聯盟對部落發動戰爭。

希瓦娜斯雙眼閃耀著光芒。「而你口中的那個小子正在一步步成為男子漢。如果他認定現在除了對我們宣戰以外，沒有其他選擇呢？」

她指著地圖。在希利蘇斯標了一個很大的記號，一把黑暗泰坦刀刃刺穿這個世界的地點。「不管我怎麼做，那東西都會改變世上的勢力平衡。艾澤萊晶岩出現的消息，已經從全世界傳來了，薩魯法爾。我們還不清楚它的真正潛力，聯盟也一樣。我們只知道，它會塑造出新世代的戰爭。二十年內，戰爭會變成什麼樣子？再過一百年呢？」

薩魯法爾的聲音已經降為低沉的咆哮。「一百年的和平，是個很有價值的目標。」但這些話才剛溜出口，他就想要收回來。他很清楚希瓦娜斯會說些什麼。

而他只有同意的份。

大酋長並沒有讓人失望。「如果用一場雙方玉石俱焚的戰爭來結束這一百年的和平，那就是個沒價值的目標。那只是個懦夫的交易，用未來交換暫時的安逸。部落的孩子，以及他們的後代，將會在身陷火海時詛咒記憶中的我們。」她的聲音軟化下來，雖然只有一點點。「如果人生有任何慈悲可言，你和我早該在剩餘人生處於和平生活下。我們兩個都看膩了戰爭，但我們兩個也看不出它有終結的跡象。」

在這一點上，我們都同意。「妳心意已決了嗎，大酋長？你要帶著我們走向戰爭？不計代價？」

「我看到了一個機會。我需要一個計畫去實現它，」希瓦娜斯說。

「那如果我想不出計畫呢？」

「那當然，我們什麼事都不做。」

「那請解釋『機會』，大酋長，」他說。「因為我看不到。」

「你已經看到了，你剛剛親口講出來了，」她說道。「為什麼以現今狀況，侵略暴風城不可行？」

「我們沒有足夠的船艦。」薩魯法爾帶著猜疑的眼光，一邊看著她一邊思索言外之意。這怎麼可能是個機會？「我們的船艦可以用來運輸或是參戰，但不能同時—」

突然轟進他腦海中的答案力量如此巨大，打得他連站都站不穩。他雙膝一軟，只能靠撐在桌上的雙手勉強站立。過了一陣子之後，他再度抬頭看著希瓦娜斯，臉上毫無血色。

她引導他看清了眼皮下的真相，感覺就像整個世界隨之改變。幾秒之前，他打從內心就知道這場戰爭絕對打不贏。

現在…

「你懂了，對吧？」希瓦娜斯靜靜的發問。

他什麼都沒說，他說不出話來。他一直專注於守護部落免於燃燒軍團的魔爪，卻對戰爭的後果視若無睹。

在聯盟與部落之間，一直處於某種僵持局面。雙方的強大，導致世界各地都佈署了部隊，只要一方採取任何行動，馬上就會引來報復性的反擊。這也是瓦里安·烏瑞恩在圍攻奧格瑪之後不摧毀部落的理由－他很清楚這要損失多少聯盟子民，才能結束這一切。而且，以後見之明來看，那也會造成整個艾澤拉斯的滅亡：這次難關是因為部落與聯盟都傾盡全力，這個世界才得以存活下來。

但在破碎海岸之後，這種平衡已經改變了，不是嗎？在對抗軍團的毀滅性反擊，導致雙方艦隊蒙受慘痛損失，再加上之後持續數月的戰爭，讓情況雪上加霜。部落和聯盟仍舊在每一塊大陸堅守重要位置，但現在沒辦法增援或是帶領部隊前往其他前線。

在我們的海軍重建之前，公海再度無人能管。

這要花好幾年的時間才能改變。一旦改變之後，僵持局勢就會重現，想要發起戰爭就得付出過於高昂的代價。

而且以所有的祖靈為名，不管薩魯法爾多想否定她，希瓦娜斯說的沒錯。戰爭在日後勢必重返，如果雙方陣營都很強大，那樣的戰爭會夷平所有國家，艾澤拉斯上有多少形形色色的人們會被消滅？

但在那之前，雙方都有弱點，想要加以利用的時間都有限。只要願意支付代價，就有生存的機會。

「你認為我們可以鞏固卡林多，」他說，「整塊大陸。」口氣裡沒有一絲懷疑。聯盟的主要軍事力量在東部王國，部落則在卡林多。

希瓦娜斯稍微側了頭。「沒錯。」

薩魯法爾已經往下一步思考。部落必攻之處在何方？海加爾山？藍謎島？不對－只有一個地方才算得上聯盟軍事中心，也就是所有部隊屯駐，可以投入大陸其他地區的重鎮。「達納蘇斯，」他喘氣。「泰達希爾，世界之樹。大酋長，就算此事可行－」

「可行嗎？」她說。「如果我們把大軍開進黑海岸並攻佔世界之樹，聯盟有辦法阻止我們嗎？」

不行，只要我們先奇襲，他們就擋不住。只要部落不被困在梛谷，他們就擋不住…

「霸王，」希瓦娜斯繼續施壓，「把你的想法講出來。是可行的嗎？」

「的確可行，」薩魯法爾慢慢的說，「但肯定要面對嚴重的後果。」

「的確如此。」

「我們會贏得一場戰鬥，但不是整場戰爭，」薩魯法爾說。「如果我們改變了勢力平衡，聯盟也會以牙還牙。我們在東部王國的國家，將會在報復之下成為他們的目標。」

「尤其是我的國家，」希瓦娜斯說道。

他很高興她先替他說了出來。葛雷邁恩渴望聯盟攻擊的目標之中，第一個絕對是希瓦娜斯的權力王座。「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保住幽暗城，尤其是在聯盟團結起來對抗我們的情況下。」

「那如果他們無法團結呢？」希瓦娜斯又浮出笑容。「如果他們分崩離析呢？」

那部落就贏定了。「那怎麼可能？如果我們偷襲了夜精靈的家園，整個聯盟都會想盡辦法要報復。」

「一開始，沒錯。他們會怒氣衝天，對我們的侵略團結一致，」她說。「但是夜精靈不計一切代價，最想要的是什麼？他們會要求聯盟出兵，協助取回他們被征服的家園。」

但是聯盟沒有這樣的力量，在卡林多辦不到，以目前的艦隊一定辦不到。

又來了。她再度為他的思路打開全新可能，讓整個世界再度在他的腳下變換，讓其中蘊藏種種的策略在面前轉動，就像大漩渦一樣。「他們得花好幾年的時間，才有可能考慮出兵奪回達納蘇斯。」

「你想通了，霸王，」希瓦娜斯說。「再想下去。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他們可能試圖征服幽暗城…但達納蘇斯已經淪於我們的掌握之中，所以聯盟不會輕舉妄動。夜精靈最怕的就是你毀滅他們的都市，所以不會讓你的城市受到損傷，銀月城也一樣。」薩魯法爾的思緒飛快運轉。*她是對的。這的確可行。*「而且，就算聯盟願意出手奪回達納蘇斯…吉爾尼斯人一定不肯！」

希瓦娜斯的目光消失在兜帽邊緣。「他們在好幾年之前就失去了國家。如果聯盟決定先協助卡多雷，吉爾尼斯人一定會火冒三丈，」她說，「在暴風城的那個孩子將面對政治上的危機。他是很聰明，但不夠世故。如果吉恩·葛雷邁恩、瑪法里恩·怒風和泰蘭妲·語風同時提出要求，希望他朝各地出兵會怎麼樣？他並不像他的父親，有著諸王之王的資格。其他人對他表達出來的尊重是基於禮貌，而非服從。安杜因·烏瑞恩身為領導者，一舉一動都會受到牽制。如果聯盟無法萬眾一心，那每一個國家將會以自我利益行動。每支軍隊將會回返自己國土，試圖從我們手中保護自己的家園。」

「而這就是你擊潰暴風城的方法。」薩魯法爾滿心敬畏。太高明了。要毀滅聯盟，用

不著打幾千場戰爭。只要一場。只要一次策略性的推進，對聯盟施加的壓力將會讓他們好幾年都不良於行，只要他們無法在戰場上召喚出任何奇蹟。「你從內部摧毀聯盟。如果他們的成員各自為政，他們的軍事力量就一無是處。然後我們和各個國家簽下和平條約，把他們一塊一塊剝出聯盟。」

「如果你要敵人流血至死，你就要造成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這正是我要你擬定計畫的原因，霸王。」希瓦娜斯說，「從我們發動攻擊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沒有退路了。征服達納蘇斯的戰爭，一定要讓他們無法聯手對付我們，才有可能分化聯盟。唯有部落贏得光榮勝利，這個情況才會發生，而我可不是瞎子——連部落裡的任何人都不信任我以這種方式作戰。」

她這次也說得沒錯。薩魯法爾謹慎選擇下一句話的用字。「這得花點時間準備。在聯盟監視我方一舉一動的前提下，或許根本就辦不到。」

希瓦娜斯的笑容漾開了。「我相信他們的間諜，很快就成為我方最重要的資產。」

第二部：
希利蘇斯行軍

房間外傳來一道聲響，讓薩魯法爾猛然醒了過來。他聞到血腥味，敵人的味道。

聯盟來對付他了。

他以飛快不及眨眼的動作，抽出床邊的匕首掃過膝蓋高度。如果有任何人站在床邊，肯定馬上倒地。

刀刃劃過空氣什麼都沒打中。房間裡除了他之外空無一人。

一張面孔出現在外面朝門框傾身。「早安，霸王。」他的訪客帶著冷冰冰的口氣補了一句，「那一擊真漂亮。」

「你還是臭得像個人類。」薩魯法爾把匕首放了下來。「那是很危險的事。」

納薩諾斯·凋零者露出不自然的笑容，依舊站在外面的走道。「我們得談談。」

薩魯法爾套上一件鬆垮垮的馬褲走了出去。現在天空露出魚肚白，剛好在黎明之前，反正他也差不多該醒了。「發生了什麼事？」他問道。

納薩諾斯抓了抓下巴。那個動作很笨拙，就像他還不習慣自己臉的形狀一樣。薩魯法爾從來沒問過被遺忘者遊俠是以什麼方式獲得這具身體，他不是很確定他想知道；反正，對方也不會據實以告。「我們昨晚發現了五個聯盟間諜。」

薩魯法爾哼了一聲。在這些日子以來，已經司空見慣了。「然後？」

「其中兩個正試圖爬上這座塔，溜進你房間。」

「嗯哼。」那就很不尋常了。不過，他們可能只是想在薩魯法爾的房間裡面看看有沒有任何信件。「如果他們奉命拿下我的人頭，他們會派更多人來。有人爬上來了嗎？」

納薩諾斯搖了搖頭。「我親手解決了這個問題。」

「是這樣嗎？」薩魯法爾第一次注意到被遺忘者的藍色披風上濺了幾滴尚未乾透的液體。他從納薩諾斯腰間的刀鞘抽出匕首；而納薩諾斯眯起雙眼，卻沒出聲反對。看來被遺忘者遊俠在武器收鞘之前擦過刀刃，但沒能擦得很乾淨。

薩魯法爾露出牙齒。*難怪我會聞到血腥味。*「你把兩個都宰了？」

納薩諾斯拿回匕首，紅眼看向其他地方。「只有一個，人類，他不太健談。」這表示他

在動手之前拷問過對方。「另一個應該是卡多雷。他們在晚上身手了得，被他逃掉了。」

「很好，」薩魯法爾帶著嚴厲口氣，「我們得讓聯盟認為他們在主導一切。大酋長叫你不要獵殺他們的間諜，照辦就對了。」

「他的屍體不會被發現，」納薩諾斯回答。

「發不發現根本沒有差別。」間諜的消失通常只有兩個理由：加入另一邊，或是被殺害，而人類不可能加入部落—*活著的人類不可能*，他糾正自己。「你下次再發現間諜，就放他們走，懂嗎？假裝他們溜得比你快。」

「遵命，霸王。」納薩諾斯冷靜的低下頭來。「你和大酋長聊得開心嗎？」

薩魯法爾壓低聲音。「她對你說了些什麼？」

納薩諾斯沒有回答，這個答案夠充份了。*她什麼都沒告訴他。*

薩魯法爾靠了過去，低聲咆哮。「你該知道不能在公開場合提問這些事情。」

納薩諾斯並沒有退縮。「沒有人聽得到。如果我站在你身邊，或是守住你的房間，聯盟就聽不到你的支字片語。任何其他時間最好假設他們全都聽得到。」

那並不是自大。納薩諾斯有個本事，就是鑽進其他人最不想看到他的地方，然後除掉其他想要這麼做的人。他也是大酋長最親近的顧問，如果他真的什麼都不知道，那就是個好兆頭。這表示希瓦娜斯真心把一切托付給薩魯法爾。

所以薩魯法爾決定要好好利用這一點。「希利蘇斯，」他說。

這讓對方不禁斜著眼看他。「希利蘇斯怎麼了？」

「希利蘇斯，」薩魯法爾重述一次。「記住這個地點，但絕對不要大聲說。」

納薩諾斯動了一下，轉身面對獸人。「那把劍附近的土地都拿下了不是嗎？發生什麼事了？」

「不，你確保了整個希利蘇斯和所有艾澤萊晶岩會穩穩落入部落手中，」薩魯法爾輕聲說道。「我只是要確保這樣的情況順利繼續。在幾天之內，我會派出幾百個士兵南征、固守道路，並守住那把劍附近的防禦工事。」

納薩諾斯顯然對一字一句都心生懷疑，但是他假意聽從。「固守道路？為了誰？我們還要派多少人過去？」

「你覺得要派多少人才合適？」

「一個都不派。」被遺忘者馬上回答。「部落不應該把部隊浪費在一片聯盟沒興趣侵略的沙漠上。這會在敵人試圖潛進我們的城市時，分散我們的力量。」

薩魯法爾聳了聳肩。「或許大酋長會同意你的話。或許我會在一個月之內，不計一切代價派士兵南征。」

獸人盯著納薩諾斯。不死族的眼睛眨了一下、兩下，最後終於點了點頭。「或許我對這件事不太高興。但看在部落的利益分上，或許我會把這件事放在心裡。只不過在某些場合下，我或許會不慎透露出挫折感，很不巧的讓敵方耳目盡收眼底。」

他懂^了。「但最重要的是，」薩魯法爾說，「聯盟會好奇於我們為什麼要挑現在出兵。什麼事情激起我採取行動？整個部落也會想知道理由何在。問題和傳言將會四處流竄。聯盟會竭盡一切所能，試圖找出真相。」

納薩諾斯眯起雙眼。如果這個問題真的有答案，如果部落有充份理由派出大軍，他早該知道了。「而且，當他們找不到答案時，就算派出了間諜大軍，還是覺得不安。」

「我無法預料他們做出什麼舉動，」薩魯法爾說。「但他們一定有動作，或許那會造成一個機會。」

「算不上一個好計畫，」納薩諾斯評論著，但他的嘴角抽動了一下。「但是這個策略很有趣。我喜歡有趣的事情。」

在說完這一句之後，他轉身離開，消失在高塔的樓梯間。現在，在奧格瑪有三個人瞭解薩魯法爾想要塑造出來的假象。那個小圈圈會在接下來幾個星期內稍微變大一點，但不會過頭。它不能過頭。

想要征服達納蘇斯，薩魯法爾需要動員整個部落參戰。有上千支部隊待命遠征，要集結數不清的補給品，並在數不清工作下完成戰鬥準備。他無法從聯盟眼前掩飾這這些動靜。如果暴風城對部落在士兵和補給能力的分析比他本人還精確，他也不意外。他也猜測聯盟會跟上部落旅程的每一步，抓緊每一個機會破壞車軸、摧毀武器，或是進行其他愚蠢舉動。

那麼，該怎麼做，才能讓一波攻擊超乎意外？

要讓聯盟從情報網歸納出錯誤資訊，希瓦娜斯說過。

她說的對。如果要打贏這場戰役，必須讓聯盟間諜成為部落最貴重的資產。他們必須讓暴風城認定部落準備大舉南征，而不是往西；而且他們準備打的是一場持續數年的戰爭，而不止幾個星期。

工作的時候到了。



軍需官納葛爾瞪著那份羊皮紙，臉上的神情越來越恐懼。「這份清單是哪來的？」

「薩魯法爾霸王，」食人妖信差說。

獸人抓抓下巴。「我手頭的東西不夠用。我得調派我們附近的糧食貨物，而且我們得支付一筆為數不少的資金給商人才能動用他們的車輛進行運輸。鐵匠得日夜趕工。就算如此，這也要我兩個月的時間才能集全這份清單上的東西。」*而且那就是奇蹟了。*

「你有一個月的時間，」食人妖說。

「什麼？」納葛爾再看了羊皮紙一眼。這些東西夠半數部落軍隊吃上一年了。「薩魯法爾在計畫什麼？」

食人妖只有聳肩的份。



爆炸沒殺死任何人真的是奇蹟。鍛爐開始冒出火花、發出尖嘯、裂口冒出融化的金屬，但每個人居然還有足夠的時間逃跑才猛烈爆炸，整間「燃燒的鐵砧」到處都是灼熱裂片。

鐵匠大師薩魯·鋼怒平安脫身，但嘴上唸個不停。「一定是哪個學徒把魔岩留在裡面悶得太久。你也知道那種惡魔金屬很難處理。」

巨大聲響驚動了半座城市，而且讓建築物內部受損嚴重。各方面傳言馬上朝鍛爐被聯盟破壞的方向猜測。

「胡說八道，」鋼怒對每個肯聽他講話的人說：「只是學徒蠢，人都會犯錯。」

就算連薩魯法爾霸王都親自過來查看損失。「奧格瑪以每一位鐵匠和鍛爐為榮，」他宣佈，「所以我會確保一切都會在一星期內煥然一新，全面修復。」

薩魯法爾甚至在書信內容提出了保證。*在這場爆炸中損失的每一塊艾澤萊晶岩，將會立刻進行補充。*

鋼怒這下真的摸不著頭腦了。不管塞給他多少艾澤萊晶岩他都會收，但那天在鍛爐裡沒用到半點，他十分肯定。一定有誰向薩魯法爾誤報了。

但話說回來，他想著，如果我被視為全奧格瑪唯一能使用艾澤萊晶岩來的鍛造大師，那對我的名聲有益無損。

他把那封信放進一個皮袋中，藏在最愛鍛爐底下的一片壁板後面。幾天之後，他就注意到壁板上出現新刮痕，就像有人試圖將它撬開，查看裡面的內容一樣。但情況顯然不對勁，因為什麼東西都沒少。每個東西都在，包括那封信在內，就在鋼怒印象中放置的地方。

好吧，或許那封信原本不是塞在那個隔層，不過…



希瓦娜斯·風行者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然後在滿心挫折之下呼了出來，發出一道輕嘯。「如果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就由我來親手處理。」

薩魯法爾沉默了一陣子。這是個很差勁的點子，但就目前來看，這是他們手頭上最好的方案。

薩魯法爾和希瓦娜斯已經花了好幾天討論策略與戰術，很清楚他們的計畫中有兩大無法避免的敗筆：瑪法里恩·怒風和泰蘭妲·語風。夜精靈領導者不但威力強大、危險至極，甚至有可能成為戰場上的不敗對手。不管這場攻擊能否逮到卡多雷的空檔，一旦戰鬥揭幕，這兩個人都是部落心中最害怕的存在。他們活了那麼久，度過無數危機，讓薩魯法爾認定這兩人很有可能擋住部落，撐到聯盟的援軍抵達為止。不管怎麼說，梣谷是他們的土地。他們可以集結自然之力來為他們效命。

或許希瓦娜斯可以擋住其中一人，但就算是她自己也很清楚，想要獨力解決他們兩人實在…不能算是理想的戰術。但要解決這個困境，情報誤導幫不上什麼忙—要把什麼假情報丟給那堆聯盟間諜，才能讓達納蘇斯認定一旦戰爭開打，兩位領導者反該雙雙遠離世界之樹？

「我們等一個機會，」薩魯法爾喃喃自語。「如果他們給了機會，我們不會放過。」

希瓦娜斯同意。

他們繼續每天開會，這一定會引人注目，所以就需要一個解釋。薩魯法爾很小心的塑造理由。他絕不在公開言談中反對大酋長，並大肆宣揚對她的忠誠，就像每個胸懷榮耀的獸人一樣；但他也確保和她開完每場會議之後，帶著滿臉的羞愧和動搖的表情離開。

計畫生效了。希瓦娜斯讓他看一份暴風城間諜送來的卷軸。「聯盟正在猜測我們二個

人天天都在相互廝殺，」她說。帶著一絲諷刺的神情補充，「而且他們認定你正在全力鼓吹發起軍事行動，完全不顧我的考量。」

一定是納薩諾斯把捏造的抱怨聲傳了出去，讓四下尋找潛藏消息的間諜不管聽到什麼東西都信以為真。把謊言直接說出來騙不過他們；但是一個埋在深處、看起來要花很多功夫，還要冒著生命危險才能取得的謊言，他們就毫不懷疑了。敵人竭力隱藏的秘密才是真的，這是天性。間諜送回主人身邊的每一份報告，都會充斥著這樣的成見。

而且要相信薩魯法爾在希瓦娜斯·風行者的號令之下灰頭土臉並不困難—因為從某些角度來看的确如此。想要讓聯盟相信年老獸人急著在戰場上飛灑熱血、而女妖之王試圖在陰影之中尋找優勢並不困難，因為這兩人在過去就是用這樣的方式揭開戰爭。他們兩人簡直是天差地遠：他們來自不同的種族、他們以不同的方式來看待世界，所以他們在這些日子到處起衝突，又有什麼好奇怪的？

或許聯盟更傾向認定薩魯法爾之所以想要前往希利蘇斯，只是為了離她遠一點。

如果聯盟真的相信這一點，他們會如何看待其他消息？



「只要殺死聯盟間諜，任何人都會收到一千枚金幣的報酬。」薩魯法爾低吼著。

在他面前排排站立的奧格瑪守衛一陣鼓噪，訝異無比的交頭接耳聲向外不住擴散。到目前為止，這項獎勵比以前豐厚太多了。

「這是我們的城市。但如果聯盟堅持要待在這裡，我們就來證明我們這些主人有多慷慨。」薩魯法爾帶著一股輕蔑的笑容。他揮手指向背後的葛羅瑪許堡，在離地十五碼的塔頂，掛了十幾根磨尖的長矛。「我們會把他們的腦袋掛在上面，還有什麼地方更適合從上面俯視全奧格瑪？」

守衛帶著興奮之情喃喃自語。薩魯法爾看得出來，他們已經很多人在思索這一千枚金幣該怎麼花了。真不幸，如果這些長矛真的掛上任何頭顱，反倒是他會大吃一驚。

而且聯盟還會注意到其他事情：大酋長不是在幾天之前才宣佈抓到一個聯盟間諜就可以獲得五百枚金幣嗎？薩魯法爾不但把獎金加倍，而且指定要殺死間諜、不留活口。他要張力持續升高，而且他這樣做的同時，也狡猾地違抗了大酋長。領袖和她的指揮官產生嫌隙，正是諜報探員最想回報的天大好消息。

希瓦娜斯十分開心。「你在塑造假象方面越來越高明了，霸王。」她說。「但下一步

怎麼走？怎麼樣讓全世界知道我們之間的嫌隙正在擴大？」

「你有什麼想法嗎？」薩魯法爾問道。

「你得和納薩諾斯得打一場。公開打。」

薩魯法爾感到一陣歡喜。「我們得先警告他。如果他真以為我們在打架，有可能會逼到我非痛下殺手不可。」



納薩諾斯把下巴抬高。「霸王，我可以打落你幾顆牙？」



「守衛！守衛！來幫忙！」摩卡放聲大叫。

我逮到一個了，她帶著極度興奮的歡喜之情。我逮到一個間諜。

摩卡發現附近陰影冒出輕微閃光，轉頭把手中的盾牌飛擲出去，很幸運的命中一個盜賊，讓對手昏頭轉向。

現在那個地精在她的手中不斷扭動，一邊咆哮一邊彈跳，超呼一頭小生物能發揮的力道。一件黑色的披風裹在他頭上，而且匕首掉在他構不著的地方。

*以靈魂之名啊，怎麼可能這麼滑溜！*摩卡用全身重量將地精釘死在上，完全不在意對手的指甲已經鑿進手臂。一陣喧嘩的腳步聲，表示援軍隨時都會抵達。她費盡全力，從腰帶上抽出一把小斧。她比任何人都期望能卸下他的腦袋、領取那份大獎。

「我保證會乾淨俐落，」她在他的耳邊譏諷。「有根長矛正在等—」

一把利刃抵在她的喉嚨上。「放開他，動作慢。」一個聲音說。

*當然。當然不只一個。*她聞到了人類的味道，他的刀刃就抵在她的脖子上，力道已經劃破表皮。只要向後一拉，她的動脈就會曝露在空氣中，馬上就面對死亡。

「快點照辦，」那個聲音堅持。

她咬緊牙關，但她已經陷於劣勢。她放開那個地精，看著盜賊頭都不回直直衝進陰影。

人類的聲音繼續說道。「現在，和我一塊後退，然後—」

她一把抓住手腕向下猛扯，小刀掉到地上。

但是攻擊者的另一隻手已經把粉末灑向她的眼前，燃燒起來的火光不但讓她眼前只剩一片眩光，也逼得她只能在地上翻滾、抱住雙耳，連自己的哀號聲都聽不到。等到她感受到有人抓緊她的肩膀時，摩卡還全力抵抗了好一陣子，才瞭解那是獸人和牛頭人的手。盟友，是朋友。他們扶她站了起來，並靜候她的暈眩現象消失。

在摩卡眼前浮起一片紅霧。恥辱、暴怒和蒙羞在她的靈魂之中交戰。「他們跑掉了，」她大吼。

其他人衝出去搜查間諜的下落，但是她坐了下來對自己生悶氣，在其他守衛幫她包紮脖子和手臂上的傷口時，慢慢擺脫殘留的目眩。

人類留下來的刀刃還在地上，她撿了起來。真奇怪，這是奧格瑪的鍛鋼。*為什麼一個人類會有這樣的武器？*

她在昏昏沉沉中又過了一個小時。摩卡待在原地，研究著那把小刀，直到一位軍官找到她。

「薩魯法爾霸王想和你談談，」納薩諾斯·凋零者說。她個人並不欣賞他，但她知道他的名聲，而且他的聲音聽起來很耳熟。他今天走路似乎有點跛。

*今天情況似乎更嚴重。*有人說納薩諾斯和薩魯法爾昨天在葛羅瑪許堡外面打了一架，看來這兩個人待在同一個地方都不會太開心。「沒問題，帶路吧。」

她跟著他走到精神谷。他把帳篷入口的簾子掀開一角，並做了一個請她進去的手勢。

摩卡帶著不安感踏步進去。裡面有一位負傷的獸人，在包紮妥當之後睡得很安穩。薩魯法爾霸王盤膝而坐，背對帳篷的門簾。他的其中一邊眼睛在腫脹之餘睜不太開。「你就是那個抓到間諜的人？」他問道。

「只差一點，霸王。」摩卡回答。薩魯法爾會不會記得她？他完全沒露出記得她的跡象，這倒是令人安心多了。「他有同伴。我讓他們跑掉了。」

「你不是第一個，坐。」他等她找個舒服的位置坐好，然後指著那位負傷的獸人，「你碰到的間諜稍早攻擊了這位獸人。他是個信差，負責幫我運送重要訊息。」

她露出猙獰的表情。「他活得下來嗎？」

「可以，但間諜把他身上洗劫一空。」薩魯法爾向前靠過去。「你看到第二位間諜了嗎？那個攻擊你的？」

摩卡搖搖頭。「我聞到人類的氣味，他還帶著這個。」她把小刀亮了出來。「這上面刻著奧格瑪鐵匠的標記，有可能是我伴侶打造的匕首。一個人類怎麼會有這種武器？」

一道怪異的笑容閃過薩魯法爾的臉。「有趣的問題。凋零者？」

被遺忘者把頭探進帳篷。「什麼事？」

「這位守衛拿了你的匕首。」薩魯法爾說。

摩卡的嘴動了一下，但沒發出任何聲音。*他剛剛說了什麼？*

納薩諾斯皺起眉頭並伸出手。摩卡不發一言把刀刃遞了過去，看著納薩諾斯再次離開帳篷。

薩魯法爾仔細的觀察她的表情。摩卡不知道該說什麼—不如說，她想要講的一切聽起來都像是違逆用的藉口。「霸王，我…」

他舉起一隻手。「我們得讓那個間諜活著離開。聯盟必須看到他偷到手的東西，」他靜靜的說。「此事至關重要。我很抱歉。但請瞭解這一點：你做得很好，非常好。」

「多謝你，」她口氣要比內心冷靜得多。

「現在這個重大秘密已經托付給妳了，」薩魯法爾繼續說下去，「而妳也證明有充份能力，這一點值得補報。我馬上需要一位私人護衛來處理新的軍事機密。你願意成為其中一人嗎？」

*不用在城垛上面再蹲個一年？這還用問嗎。*她的迷惑和怒氣平復了一些，但還是不知道該如何回應。

薩魯法爾改變了話題。「你剛剛說你有伴侶。他是鐵匠？」

「是的，霸王。」

「你們有孩子嗎？」

「八個，」摩卡說。

薩魯法爾睜大了雙眼。「八個！以祖靈之名啊…我甚至還沒有勇氣去嘗試。讓我這樣說吧：你曾經和我在十字路口一塊作戰，而我希望能和你再度並肩。很快的，到那個時候，你將會見證一場勝利，讓你的孩子引以為傲。」

摩卡毫不猶豫的開口問：「我能不能殺死幾個聯盟？」

「是的，你會的。」

「那我就接受，霸王。」她說。

「你要有心理準備。我們應該會在幾個星期內行軍。而且時間有可能提前。」

一直到第二天她才想起來他什麼都記得，連問都不用問，就說出他們曾經在十字路口一塊作戰。他的確記得在城垛上的是我。

她覺得十分、十分幸運，他給了她第二次機會。



大酋長陷入思考中。「聯盟咬了餌，」希瓦娜斯說，「但我們的進展可能太順利了。」

薩魯法爾差點笑了出來。她會在意我們太順利？目前情況好到遠遠超乎預期。聯盟不只是咬了餌—還任由門戶大開，甚至沒想過我們在計畫些什麼！

大酋長剛剛從她的間諜手中收到了一個驚人消息。暴風城開始對部落過於注重希利蘇斯心生疑慮，所以請夜精靈派遣艦隊過去盯住部落的一舉一動。在他們說話的時候，大多數的卡多雷船隻都開始朝著菲拉斯航行，計畫在薩格拉斯之劍附近的山丘上打造一個駐紮點。

薩魯法爾並沒有料到他們會這樣做，但是他覺得相當訝異。那個策略相當高明…如果部落真的派遣大軍過去：他們就可以在高地防禦、盯緊敵人，而且地勢很適合調派當地的部隊。這一點十分狡猾，而且要比他想像中的安杜因·烏瑞恩更具決斷力。

而且，對聯盟來說最不幸的一點，就是他們的腳步並沒有停下來。泰蘭姐·語風決定在暴風城待幾個星期，為部落的奇怪行動想出一個長遠策略。她已經離開了達納蘇斯，現在正是出擊的大好良機。

但基於同樣的理由，大酋長也露出猶豫的神情。

「你原本打算在三星期內發動攻擊，霸王，」她說，

「那時我們認定要同時對付泰蘭姐和瑪法里恩。現在我們只需要制住其中一人，」他回答。「我們準備出戰的士兵人數確實不足，但是我們壓制夜精靈的人數還是八比一，而非原本的十二比一。」

希瓦娜斯考慮了一陣子。「有什麼理由可以阻止泰蘭姐趕回來參戰？要在轉瞬之間把整支部隊從暴風城搬過來的確不可能，但是要把一個人帶過來就輕鬆多了。」她帶著陰沉的口氣回答。

這的確有可能，薩魯法爾早就想過了，但可能性並不大。「如果只是為了殺死幾個我方士兵，泰蘭姐願意犧牲多少無辜人的生命？」他問，「那是個她必須面對的問題。在攻擊發起之前她肯定一無所知。在暴風城得知我們的行動全貌時，我們顯然已經壓制了達納

蘇斯。如果泰蘭姐在我們大步踏進他們的領土之後參戰，或許可以拖慢我們的腳步，但或許她會發揮力量來加速撤離並治療傷者。如果她不相信自己有足夠的力量阻止我們，就沒有其他選擇。她會優先拯救自己的人民。」

納薩諾斯終於開了口。「而且，這將會為你提供一個孤身獵殺瑪法里恩的良機，大酋長。」

希瓦娜斯的眼神讓薩魯法爾不禁住了嘴。她的憂心程度要比他預期更甚。如果部落真的有辦法殺死泰蘭姐和瑪法里恩，沒錯，這將是一場重大勝利而且會削弱聯盟，但主要目標應該是世界之樹。這才是足以分化聯盟的契機，誰是夜精靈的統治者並不重要。

薩魯法爾陷入沉思，不只一次去思考這個希瓦娜斯尚未全面透露的問題。

*那很重要嗎？*薩魯法爾自問。

不，他判定。她並沒有對這個目標的重要性說謊，而且如果她對這場戰鬥之後還有什麼計畫，嗯…畢竟她才是大酋長，不是嗎？

希瓦娜斯用手指敲擊桌面，思考著。「我們來確保泰蘭姐趕不回來。如果在我們抵達之前，他們用盡一切資源協助人民撤離世界樹，卡多雷的撤退對我們來說反而有利，對吧？」

「我也這麼認為，大酋長，」薩魯法爾回答。這將會減少部落需要照顧的戰犯數量，也不需要派遣戰士遠離戰線，去看管撤離人員，而且這也表示大多數的聯盟法師必須留在泰達希爾，而不會到梣谷加入作戰行列。

她指著地圖，黑海岸。「我們得在抵達此處之前嚇壞他們。如果他們決定挺身作戰而不願逃走，這場戰鬥的最後階段就會更加混亂，」她說。「我們要怎麼做，才能讓泰達希爾的居民害怕至極，除了逃命之外什麼都想不到？」

納薩諾斯哼了一聲。「必死的威脅效果卓著。我們能不能帶著我們的新型瘟疫出戰，大酋長？」

「不行！」薩魯法爾爆發了。「絕對不行，你這混蛋白癡！如果我們殺死了世界樹上的每個人，我們就會讓全聯盟團結起來對付我們！」

「我只是建議帶著它當作一種威脅，而不是非用不可，」納薩諾斯說。

「那不管用，」希瓦娜斯說。她似乎在考慮其他事情，然後搖了搖頭。「薩魯法爾說得對。聯盟絕對不會相信我們會使用它，自然也不會害怕我們會以這種方式屠城—吹牛不打草稿。」

「攻城武器，」薩魯法爾突然冒出一句話，「我們把攻城器具的數量加倍。」

他走向地圖，並將人像排在黑海岸上。「如果我們帶著足夠的攻城武器並對準達納蘇斯，我們就贏了。如果他們抵抗，我們可以降下死亡而平安無事。他們只會在黑海岸之前架設防禦，過了之後就通行無阻。如果他們看到最後一場戰鬥毀滅了他們的家園就會撤退，等到我們抵達的時候，樹上就空無一人。」

納薩諾斯研究著地圖並點頭。「他說得對，大酋長。」

希瓦娜斯思索著。「這會拖慢我們的腳步，你需要派遣守衛才能保護攻城組員的安全，因為他們肯定會成為卡多雷的主要目標。」最後，她也點了點頭。「但這樣的確管用，讓你的計畫動工吧，霸王。我們在一星期內開戰。」

薩魯法爾舉起戰斧敲打他的護甲。「為了部落，」他說。

她對這個舉動露出笑容。「為了部落。」



在一天之內，薩魯法爾開始公佈他的真正計畫，但對象只包括那些參與首波攻擊的人員。不管用什麼方法，要對人數眾多的盜賊進行簡報都得花上漫長時間—這些人都不是喜歡群聚或是聽課的個體，所以他得一次只能針對兩個人。納薩諾斯在其他地方，向另二位盜賊簡報。靠著他們兩人，他們可以在這個週末之前，讓幾百個盜賊就定位。

說明計畫的基礎花了三分鐘。部落的滲透者將會橫越整座梛谷，同步攻擊每一位夜精靈和每一座哨站。至少，這是目標。計畫提早進行，表示沒有多少時間進行偵察和準備。只要成功拿下半數目標，薩魯法爾就很高興了，但他不會讓面前的士兵知道這一點。

「有什麼問題嗎？」薩魯法爾詢問面前的兩位盜賊。

當然有問題。第一位名叫洛拉許·日柱的辛多雷盜賊，指著桌上地圖的夜精靈哨站和梛谷巡邏路線—至少是目前所知的資訊。

「你要我們對聯盟開戰，」他說。

「這會讓你覺得困擾嗎？」

洛拉許的眉毛抽動了一下。「完全沒問題—但答應要給的獎勵不夠多。如果你期望我們同日同時發動攻擊…」他嘆了一口氣，「我們有些人可能會在不合宜的時機出手，那得冒著很大的風險。」

薩魯法爾想了一下。「我已經把這個重大消息交付給你們了，我還可以多透露一點。這裡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他拍拍地圖，達納蘇斯。

然後他靜靜等候。

盜賊一般並不是會大驚小怪的人，所以薩魯法爾很高興看著他們雙眼睜大、下巴掉下來，然後帶著無比驚訝的神情彼此對看。洛拉許甚至帶著一股邪惡的表情笑了出來。

薩魯法爾等他們完全消化這個消息後，繼續說下去，「世界樹具有戰略價值，所以部落會保有它。達納蘇斯城裡到處都是數不清的無價珍寶，大多數都不具戰略價值，所以部落不需要保留。我可以向你們保證，那些願意以部落之名冒生命危險的人，將會獲得回報。」

另一位名叫萊馮的被遺忘者盜賊看起來十分開心。洛拉許還有一個問題，「如果我們鎖定的是夜精靈，那我假定瑪法里恩·怒風也包括在內？」

「我們不會要求你去對付他，」薩魯法爾說。

「那如果我想要找他碴呢？」洛拉許回問。

萊馮哼了一聲，搖搖頭，但什麼都沒說出口。薩魯法爾雙手一攤，做出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如果你能在戰鬥中打倒瑪法里恩·怒風，一定會有獎賞，」他說，「不過，我還是要建議你避開他。」

這兩人沒問題了。但還有很多人在等。



開戰之日終於來了。成千上萬的部落士兵在黎明醒來，在奧格瑪外面集結，並開始取得物資，展開漫長而平靜的希利蘇斯行軍。沒有人公開討論任何擔憂，但對於這次的任務內容，薩魯法爾還是逮到了一些低聲怨言。

他無法責怪他們。他們相信薩魯法爾要把部落的大多數地面部隊拉到希利蘇斯，為期六個月到一年。在沙漠中巡邏幾個月，簡直是酷刑。

「我倒希望聯盟攻擊我們，」他聽到一個獸人抱怨著。「我們都知道這件事遲早會發生的。」

想讓他的表情維持平靜是一種掙扎，但這是部落在艾澤拉斯上踏出新紀元的第一步。

在這場勝利之下，他們就可以確保數百世代的繁衍。如果那之後的子孫沒辦法繼續在這個世界立足，那麼，以祖靈之名，薩魯法爾也幫不上什麼忙了。

大多數的奧格瑪市民都出來目送軍隊離開。猜疑之聲四起；部落未能全面瞭解希利蘇斯的重要性。只希望，聯盟也抱著相同的疑惑。

一個熟悉的面孔穿過群聚的士兵，朝薩魯法爾走來。獸人露出開心的笑容。「老朋友，真高興見到你。」薩魯法爾說。

貝恩·血蹄，牛頭人酋長，雙臂緊扣。「又想丟下我遠赴戰場？」他帶著低沉的嘲弄聲。

「如果你想要到沙漠中坐上幾個月，歡迎你加入，」薩魯法爾輕聲說道。

「你打算去的是那個地方嗎？」貝恩的語氣並沒有絲毫動搖，但是目光如冰。

薩魯法爾並未放任自己露出驚訝神情，但獸人馬上就懂了：*貝恩知道真正的計畫*。他不清楚他是怎麼知道的，但是從那個牛頭人的語氣中，他很顯然知道某些事情。*我不能再低估他了*。不管怎麼說，他都是凱恩的兒子，而且不是蠢蛋。「這一切會比大家心想的更快結束，」他避重就輕的回答。

「大多數的部落人民都不瞭解這次任務的目標。也不瞭解為什麼一定要挑現在，」貝恩說。*我也不清楚*，這才是他的意思。

「我相信他們會懂的，很快，」薩魯法爾說。「現在有一個機會，而且在地平線上有危機出現。最好能快點處理掉。」

「我希望，可以處理的乾淨點。」貝恩說。「告訴我，這是你的計畫，還是大酋長的？」

「我的。」薩魯法爾回答得很乾脆。

牛頭人聽到之後似乎鬆了一口氣。「那我祝你一路平安。為榮耀而戰，朋友。Lok-tar ogar。」

「Lok-tar ogar。」薩魯法爾回答。

出發的時候到了。薩魯法爾下令大型軍用車隊、所有推車與攻城武器，隨同步兵展開行軍。貝恩走到後方，目光一直沒有離開薩魯法爾，就算車隊延伸到遠方也未曾動搖。



納薩諾斯坐在一台位於薩魯法爾後方的車子上。

納薩諾斯承認，大酋長把這個計畫的主導權交給獸人的這個決定相當出色。從這一切看來，薩魯法爾在學會如何走路之前，就已經學會什麼叫戰爭，完全不愧於他的名聲和傳奇。他為他的人民做了莫大犧牲，而部落相信他就算在黑暗時刻中，也可以做出正確的決定。

只不過，希瓦娜斯的所作所為應該贏得了他千倍的聲望，但她還是被人誤解。

在部落中，目光短淺、意志薄弱的人太多了。希瓦娜斯看透了生死的交會。她很清楚在另一邊有什麼在等候。除了跟據那樣的知識去行動之外，她還能怎麼做？要說她的行動有時很冷酷，嗯，生命本來就很冷酷。存在是短暫的。她的計畫越過了死亡的地平線，這一點會嚇壞許多人。

但並不會嚇到納薩諾斯。那只會讓他感到愉悅。

薩魯法爾轉過上半身，看著納薩諾斯。

被遺忘者抬起了下巴。*現在？*

薩魯法爾點頭回應。現在。

現在是正午。部落離通往貧瘠之地的路程還有一半。在這支車隊裡，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對抗夜精靈的第一波攻擊已經展開了。如果一切都按照計畫進行，夜精靈已經開始出現死傷；很快的，驚惶就會蔓延開來。然後，就會反擊；接下來，是絕望：因為希瓦娜斯·風行者是擋不住的，而卡多雷只能用靈魂牢牢記住這個事實。

納薩諾斯並不常做夢，但是他可以在腦海中看到勝利的光景。很快的，他會站在泰達希爾的樹枝下，踏著前往達納蘇斯的道路，並在卡多雷的土地上面終結他們的生命。他只要等候就行了。這一刻一定會來到，因為這是希瓦娜斯的意願。

他完全沒有任何懷疑。不懷疑她，也不懷疑這個計畫。



對這群卡多雷，洛拉許真心覺得愧咎。他們的隊長叫他們在森林中跳上跳下的行軍，就像他們是剛剛入門的新兵，一定要熬過艱苦訓練才能成器。如果他沒看錯的話，這些都是經驗豐富的老手，而不是新人。訓練過度其實是很危險的舉動—把精英操練成只會墨守成規的刻板部隊更是領導者犯下的最嚴重錯誤。

他們的精疲力盡成為他的優勢，但他還是感受到一股同情般的痛楚。他之前也碰過可

惡的領導者。

不幸的是，雖然這個軍官把她的部隊操到快垮了，卻還要求他們無時不刻保持著完美的隊形，讓他十分惱怒。沒有人落單，就無法輕鬆除掉。他個人喜歡從上方撲擊，但在大白天他不會冒這樣的險—尤其是這些夜精靈處於開闊地、機靈無比、通力合作。想要殺幾個、拖他們一塊陪葬，那倒是個不錯的方法。

他和萊馮理應在半小時之前就發動攻擊。時間一直在流逝。卡多雷的前哨站，銀風避難所離他們不遠。其他盜賊已經被指派去攻擊那個地方。就算沒留下活口，用不了多久，巡邏的夜精靈也會發現死者。一旦他們搞清楚有多少卡多雷前哨站受到攻擊，他們的獵殺就會更加困難。

樹葉的摩擦聲在洛拉許背後傳來。「這麼快就回來？」他低語著。

被遺忘者盜賊在樹叢裡無聲爬到他背後。刻意壓扁的樹葉是同行禮儀；盜賊比誰都清楚，最好先發出代表友方的噪音，再溜到同伴背後。

「我至少看到一打人馬，或許更多，」萊馮回答。他的手指不經意的戳著外露的鎖骨，每當洛拉許聽到這種聲音就會不自覺的焦躁起來。

「我們已經晚了，」洛拉許喃喃自語著。「如果我們不馬上攻擊就該撤退。」

十二人對付二人。而且他們得鑽進一堆哨兵之中，那是十分危險的敵人。唯一能夠阻止洛拉許同意撤退的誘因，就是橫在面前的獎賞。「我想他們其中一位是夜精靈指揮官，」他說。

「柊谷的指揮官？」萊馮的語氣馬上活躍起來。「哪一個？」

洛拉許慢慢抬高手臂，讓他的動作不會招惹任何注意。他伸出手指。「那個高挑的女性，滿臉都是傷疤。符合描述。」

他們之間有百步之遙，但臉上的特徵清晰可見。萊馮沒說什麼。

他們又等了好幾分鐘。夜精靈還在往返行軍，就在這個時候，因為其中一人無法完美的和其他同伴配合，指揮官逼他們開始進行一連串殘酷的體能運動。

洛拉許嘆了口氣。「他們就是不停下來。你決定吧，萊馮，你說了算。」

「在普通情況下，我會建議我們撤退並活到下一個發薪日，」被遺忘者冷靜的低語。「但我從來沒有殺過指揮官。而且她身邊有可能保護她的人，個個精疲力盡。我們再靠近一點。」

洛拉許聳聳肩，向前爬行，無人發出一絲聲響。在這麼靠近之下，他們不再交談，只靠手勢溝通。

一頭飛馳的野獸吸引了他的注意。有人正在靠近。兩個盜賊看著夜精靈哨兵騎在夜刃豹上面衝過樹叢，抵達一群人面前。

「指揮官！指揮官！」她放聲大叫。「我們受到攻擊了！」

所有夜精靈轉過頭來看著她。

一個小空檔，但卻很有用。在這些夜精靈聽取眼前的最新消息時，不管全世界發生什麼事都不會在意。

萊馮把一根手指放在洛拉許的手臂上。*留在這裡*，他比著手勢。然後他開始無聲的爬過樹叢，鑽到一棵樹下開始攀高。洛拉許沒辦法阻止他，否則一定會惹來敵人注意。

我猜這就是我們的機會，他想著。從頭上攻擊看來還是有勇無謀。不過，萊馮要的是榮耀，還有發薪日。

洛拉許只聽到夜精靈的支字片語。斥候回報整個桫谷已經有多處哨站被清理的一乾二淨。這個消息帶來一陣騷動。指揮官開始大吼下令，不管萊馮發出什麼任何噪音都會被壓下去。

他抬起雙眼看著萊馮沿著一根樹枝攀爬，準備下落。那肯定是個戲劇性的登場。

血精靈無聲的拍了拍袖子，感受到裡面暗藏的手裏劍，然後亮出他的匕首。他每一把刀刃上都淬過毒，不同的刀刃有不同的作用。他只需要劃傷對方就夠了。

萊馮跳離樹枝，然後筆直下墜。洛拉許咬緊牙關。指揮官開始發號施令。如果再等幾分鐘，就只能看著一整群的目標飛奔而去。*真該死的沒耐性*。

夜刃豹果然是位夜精靈德魯伊，抬高鼻子，發出怒吼般的警告。

但太遲了。

萊馮把匕首緊緊的貼在身邊，一邊下落一邊瞄準。他落在指揮官的背後，趁他們翻滾到森林樹叢時瘋狂戳刺，讓每位夜精靈大吃一驚。在他們能展開行動之前，萊馮一個翻滾重新站起，用手中的匕首劃過另一個夜精靈的脖子，看著鮮血向外飛散。

該讓他們大吃一驚了。或許洛拉許可以吸引整群人馬的注意，讓萊馮有機會逃生。洛拉許向前躍了三步縮短距離並揮手解決了一個。然後他回頭對付其他人。萊馮在中間化成一道模糊的影子，而洛拉許成為四周飛舞的鬼魅。

在對手開始有效反擊之前，已經有六個精靈倒下，這表示現在該走了。*我們接到的命令可不是在公平條件下交戰*，洛拉許帶著笑容思索。指揮官已經解決了，任務達成。

洛拉許向後退了一步。碰到陰影之後，就會讓他看起來像消失了一樣，但夜精靈並未驚慌失措。他們對著樹木的間隙射出火箭和魔法，希望能逮到正在逃跑的盜賊。洛拉許只是站在原地不動，背後緊貼著樹幹，直到再也沒有人看往他的方向。

一道刺耳的痛苦尖叫，讓他不斷高漲的自滿就此打住，顯然萊馮的逃脫並不成功。洛拉許冒險回頭看了一眼，看到被遺忘者盜賊被飛撲的夜刃豹壓在底下。萊馮的一支手臂已經沒了，掉在幾步之外。

洛拉許咬緊下巴。在那樣的傷勢之下，萊馮已經完了。*真該死*。想要從這麼多卡多雷手中救人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洛拉許可以離開，要不然就是死路一條。

簡單的選擇。

他先爬行了百步之遙再冒險站起來狂奔。*我們只剩一人，另一個死了，但我們殺了六個*。他不知道薩魯法爾會不會把這樣的戰果視為成功。



在車隊靠近交叉口的時候，納薩諾斯緊盯著薩魯法爾。那是回頭的最後機會了。雖然這看起來很蠢，但薩魯法爾可以下令整支部隊調頭回家。一旦他們折向北往梛谷前進之後，部落就勢必要投入戰鬥。

薩魯法爾還沒有把這個決定告訴車隊駕駛。納薩諾斯輕輕鬆鬆的從他的車上跳往薩魯法爾的車子，以步行的方式跟上去。

「你要下令嗎，霸王？」納薩諾斯柔和地發問。

「我們還有時間，」薩魯法爾說。

或許他開始害怕了。納薩諾斯在語氣中加了一絲悚然。「你在等什麼？」

薩魯法爾的雙眼，那堅定的目光讓被遺忘者馬上就瞭解薩魯法爾一無所懼。他只單純在為接下來發生的事預做準備。「如果你要的話，你自己告訴他們。我們轉北。」

納薩諾斯心中突然閃過一陣羞恥。他衝到車隊前面和帶頭車輛的駕駛與附近軍官交談。「薩魯法爾下達新命令。當我們走到北貧瘠之地的交叉口時，靠右。」

「什麼？」牛頭人詢問。「我們要右轉？去梛谷？」

「薩魯法爾下了命令，服從，」納薩諾斯說。

在半個小時後，在交叉路口出現了遲疑。每個人都準備左轉前往十字路口再轉往希利蘇斯。但到了最後，他們還是跟著車隊前進。

在整支部落軍隊瞭解這樣的變動之後，浮現了陣陣騷動。各種交談此起彼落，但都是問題，沒有答案。

薩魯法爾只是穩穩坐著、目視前方，顯然對他的選擇充滿信心。



摩卡什麼都沒說，但是他忍不住和其他守衛交換眼色。他們看起來和她一樣震驚。但在部落轉向柁谷行軍時，她放開腳步跟了上去。儘管薩魯法爾交給她各種奇怪任務和隱密行動—她還是無法瞭解來龍去脈。但他也曾經保證過，她很快就可以和聯盟交手。

她走到薩魯法爾的車輛旁邊，抽空瞥向霸王一眼，很明顯目前一切都按照他的計畫進行。她從來沒看他的計畫出現偏差；只看過他的宏大戰略佈局。現在，她只是還沒看到全貌罷了。

在一個小時內，車隊已經可以看到領土盡頭的古老的部落防禦工事。在幾年之前，莫爾杉壁壘一直都是抵擋夜精靈踏入貧瘠之地的防線，但也隨著卡爾洛斯·地獄吼的罷黜而荒廢。

在那些防禦工事上面，應該可以看到夜精靈的蹤影，但卻空無一人。相反的，上面是部落盜賊—獸人和哥布林—舒舒服服的坐在建築物上，雙腿在空中擺盪，在車隊靠近時他們揮手致意，讓軍隊浮出另一陣激動的交談聲。

當薩魯法爾的車輛行經壁壘底端時，他站起來爬上車頂，讓部落的所有人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部落的士兵們，聽我說！」他低吼著。

車隊停了下來。所有的交談聲瞬間止息。沒有人想錯過任何內容，摩卡連呼吸都快停頓了。

「我們不去希利蘇斯。我們從來就不打算去希利蘇斯，」薩魯法爾以清晰無比的聲音宣佈。現在，似乎沒有部落人會覺得驚訝。「我們正在進行目標明確的任務：我們將會征服達納蘇斯，卡多雷的家園。」

薩魯法爾讓他們有點時間喘口氣，再繼續說下去。「聯盟不知道我們會來。他們也沒準備應付我們的攻勢。我們的第一波攻擊已經完成，現在夜精靈在柁谷的斥候已經亂成

一團。但這並不表示接下來會輕而易舉。他們會全力抵抗。他們會在絕望中反擊。但他們擋不住部落！」

最後一句話打破了震驚的高牆。整個車隊對著他放聲大吼，舉起手中的武器並晃動拳頭。薩魯法爾讓聲浪一波又一波的升起，然後舉手要所有人肅靜。所有聲音馬上平息。

「我無法讓你們在沙漠裡度過六個月的安穩生活，」他帶著笑容說。然後他把聲音猛然拉高，發出的大吼聲撼動了附近的樹木。「我只能為你們帶來幾天的榮耀！Lok-tar ogar！為了部落！」

摩卡和她成千上萬的部落兄弟姐妹一塊加入發出大吼。這個回答不但撼動了樹木。它撼動了山丘。

它也將撼動全世界。

「為了部落！」

第三部：
梣谷之戰

隨著夜色到來，戰事也越來越兇猛。要對抗卡多雷，那是預料中事。沐浴在伊露恩的月光中，他們像捕獵者一樣潛行，穿過森林尋找膽敢朝他們家園再踏一步的任何敵人。

「霸王，他們把橋燒掉了，」一位被遺忘者斥候發出刺耳的聲音。她的裝甲上有道剛剛刮過的凹痕，但血肉遺骸似乎完好無損。「我們認為他們想要所有橋都燒掉。」

薩魯法爾哼了一聲。弗倫河的寬度和深度並不嚇人，但是最近幾場大雨讓它不斷高漲。「把攻城機具架在河邊。把手頭上的東西都射出去，強迫精靈躲在掩護後面。然後繼續尋找他們漏掉的任何事物。任何橋樑、一根巨大的圓木都好，找出有用的東西。」

斥候敬完禮跑開。她會把這道命令傳遞給她碰到的其他斥候。薩魯法爾對地圖看了最後一眼，並在上面畫了另一個標記。他早就猜到夜精靈會死守這條河。這是個天然的屏障，但是較為狹窄的上游更容易穿越，會不會有更嚴密的防禦？薩魯法爾決定去查明白。「我們向北走，」他告訴副官。

他們捲起指揮地圖並讓它滑進一個筒子，這是由部落最強法師強化過的容器。它不但防火、抗腐蝕，還能抵擋大多數的物理攻擊。如果周圍發生暴力衝突，負責攜帶這個筒子的血精靈奉命非戰而逃。真正的計畫一直都在薩魯法爾的腦袋裡，但如果夜精靈真的有辦法把他的腦袋和身體分家——他們肯定很想這麼做——大酋長就需要那張地圖，才能接掌現在的戰鬥。

不用幾分鐘的時間，薩魯法爾的指揮站就處於可以移動的狀況。他並不需要某種複雜的軍官階級來滿足他的突發奇想，並確保他的感官能獲得悉心照顧。他需要的是一小群明智的戰術師，可以把他的命令飛快傳達給四處行動的戰士群；再加上一個分遣隊的出色老練守衛，可以阻擋任何刺殺行動，構成一個很小的團體。在這塊森林中非得如此，在這邊的戰鬥不會看到雙方大軍直接對陣，編組戰線——反正薩魯法爾也很痛恨這種瑣事。這裡的戰鬥是在樹林之中，面對上千場死命的衝突戰，機動性和對土地的瞭解才是關鍵，而部落在這兩方面均處於不利局面。這畢竟是卡多雷的領土。但是夜精靈的人數嚴重不足，而且被打個出奇不意。

一旦第一波攻擊奏效之後，薩魯法爾和希瓦娜斯精心佈置的假象就會全面粉碎。部落想要衝過梣谷的唯一理由，就是征服泰達希爾和樹枝上的城市。暴風城現在一定已經知道

這波攻擊了，而且他們肯定正在派遣援軍。

但他們一定也很清楚，除非奇蹟出現，他們絕對無法及時抵達。夜精靈都很清楚他們雖然為了保護家園而戰，但幾乎是無力回天。

不過，從這裡到達納蘇斯還有一段不短的距離。如果真的發生了幾場災難，部落的行動還是可能受阻。

一道巨大的「鏘」聲穿過森林，接著是一道遠方的爆炸聲。薩魯法爾指著第二道聲響的來源。「那邊走。」部隊的其他人跟了上去，沒多久，他們就看到六台被毀的攻城機具，正在部落隊伍之間起火燃燒。部落士兵正在試圖撲滅火焰，以為這些武器還有救。

「丟著別管！」薩魯法爾大吼。「那些已經沒用了！照顧傷患和死者，並找出是誰做的！」

士兵們掃蕩後方森林與弗倫河岸，但卻沒找到罪魁禍首。

夜精靈溜掉了。薩魯法爾咆哮著。他繼續前進。這些士兵需要教訓一下，但他們的思緒已經回到戰爭上。

就在主要戰線後面不遠之處，有另一群攻城武器。其中一台的軍官帶著厭煩的表情和虛偽的笑容，坐在全新的石毀車上。在薩魯法爾靠近時，他跳下來飛快行了個禮。「霸王，真高興見到你。」

薩魯法爾帶著失望的表情俯視著他。「你到底想不想加入部落的戰鬥？還是後面那邊的天氣太好了？」

軍官的綠皮膚在激動之下，冒出令人滿意的紫色。當你暗示一個獸人是個懦夫時，他們會視為人身攻擊。「你命令我們在安全距離外佈署，才有人保護。」

「誰來保護這些武器不被埋伏？你嗎？就你一個人？」薩魯法爾伸出一根手頭抵住軍官的胸骨，將他向後推開。「不到幾步之外，就有整支部隊在等你。或許他們會保護你。」

薩魯法爾停了下來，回憶著某些事情。「我們離主要戰線有多遠？」

「幾百碼，霸王。」

薩魯法爾對著軍官低吼。「那這些武器的最大射程有多遠？」

軍官畏畏縮縮的回答。「幾百…？」

薩魯法爾轉身對著攻城乘員下令。「我們向前推進。現在走！」

他們馬上服從。當攻城機具來到可以看到河流的位置時，霸王看到好數十位部落士兵在倒下的樹木後面找掩護，身邊散落了幾枚巨石。一位牛頭人抬起頭來，發現了薩魯法爾，並瘋狂的對他揮手。「退回去，霸王。我們遭到攻擊了！」

「是嗎？來自何方？」薩魯法爾問道。

「我們不確定！」

薩魯法爾瞪了攻城軍官一眼，差點就想把他捏死。那個軍官看起來也很想去死。「那我們為你提供一些掩護火力。把它們排好！」

攻城機具毫不遲疑，馬上就定位。這一組人馬的軍官或許很沒用，但乘員可不是蓋的。當他們待命之後，抬頭看著薩魯法爾。他不發一言做出手勢，六枚巨石飛越弗倫河，落地時的撞擊連薩魯法爾腳下都可以感受得到。他在滿意之中點點頭。

「好極了。再來一次。讓他們連從掩護探頭的勇氣都拿不出來。」

在他們重新裝填時，薩魯法爾轉身看著軍官。「我希望你在接下來的戰鬥好好表現，」薩魯法爾靜靜的說。「我希望能聽到你在前線戰果輝煌。瞭解了嗎？」

「是一是，霸王。」

「很好。」話聲一落，薩魯法爾繼續前行，把一臉土灰的獸人留在身後。

薩魯法爾的指揮群繼續北行，碰到了一對食人妖斥候。戰鬥最火熱的地方在南方薩維亞，一個現在變成小湖泊的精靈廢墟。他們回報夜精靈在河流對岸堅守陣地，阻止任何人過河。每當部落推進時，夜精靈就會任他們穿過河流，再另行包圍，加以殲滅。

那有夠煩人。卡多雷應該沒有那麼多人手，足以在一個以上的地點實施這樣的戰術。

「我知道了，」薩魯法爾說完，並派遣斥候回到戰場。

薩魯法爾讓他們的消息在思緒中消化，當副官在討論選項的時候，只聽到一半的內容。

「這些夜精靈的人數超過我們的估計？」

「如果他們有了增援，那就要對戰術全盤調整了。」

薩魯法爾打斷了他們，「我們去薩維亞。」夜精靈人數超出預期？那是不可能的。該是施加一點壓力並證明它的時候了。



洛拉許·日柱聽到一把步槍撞錘卡答上膛的聲響。他慢慢的把頭轉向右手邊。幾步之外，就剛好在匕首有效攻擊範圍之外的地方，一根槍管筆直盯著他的眉心。洛拉許站立不動。他的手指縮進袖中，朝著隱藏的手裏劍伸去。

持著槍的哥布林，很小心的看著他的臉。「銀月？」他低語著。

洛拉許微笑。「*Doral ana' diel!*」

槍管放低，然後哥布林對地上吐了一口口水。「我看你們精靈都是一個樣。」

那可能就是對洛拉許道歉的意思。他瞥了附近的森林一眼，在幾棵樹木之外，有幾道陰影讓他心生疑惑，所以他對哥布林無聲的比了幾下手勢，*瞄準那邊*。

哥布林將步槍對準洛拉許指的方向，對準一棵樹的右側。洛拉許朝著左側爬去，匕首就攻擊姿勢。

沒有人躲在樹後。

洛拉許轉向下一棵可疑的樹木向前爬行。他可以感覺到那個哥布林再次掩護著他。那棵樹也沒問題。所以還有下一棵，以及遠處的那一棵。洛拉許終於放鬆下來，回到哥布林身邊。

「呃，真好玩，」哥布林說著，檢查他的火藥。

血精靈伸出了他的手。「我叫洛拉許。你呢？」

哥布林握手猛搖了一陣。「奇瓜。」

洛拉許揚起一邊眉毛。「你剛說你*叫什麼名字*？」

哥布林看起來打算對他吐口水。「你的綽號可輪不到你自己挑，朋友。至少在我長大的地方沒門。你朋友叫你什麼就是什麼。」

「他們管你叫奇瓜？你就這樣隨他們意？」

哥布林一臉酸溜溜的樣子。「你打算繼續論我的名字？認真的？」

洛拉許決定還是不要的好。「我的夥伴先走了。你也是一個人嗎？」

「先走了？」哥布林皺起眉頭。「是先回家了，還是先回老家了…」

「他死了。不過，在他臨走之前，解決掉一個夜精靈指揮官。」

「真棒啊，」奇瓜說。然後他做了個鬼臉。「抱歉，不是故意要這麼惡劣。身在敵陣壓力很大，你懂吧？」

「我懂。」弗倫河就在幾哩之外，部落攻城武器的聲音在空中隆隆作響。這個地方原本是夜精靈的土地—目前還是。洛拉許想到了一些點子，有可能改變這一點。「你有同伴嗎？」

「我有船長跟我一起。」

「我明白了。」洛拉許根本不明白。「夜精靈的動作飛快。我想他們有一群人在不同激戰點之間來回穿梭。只要部落一過河，他們就衝出來阻擋我們。而我相信這一招目前還很管用。你有沒有看到那樣的敵群？」

哥布林輕輕的哼了聲。「有啊，我看到了。」他指著上方，枝葉之間。「德魯伊成群結隊在上面奔跑。就在前一點的地方，離道路不遠。」

他們在枝葉之間飛奔？真有趣。這可以解釋洛拉許為什麼一直沒能在地面查覺他們的蹤跡。而且成群結隊的飛奔…很危險。如果他們不被發現的話很有效率，但也很危險。只要在錯誤時機踩上脆弱的枝幹，整群人都會掉下來。

「聽起來像是個機會，我的朋友，」洛拉許說。「他們有多少人？」

「很多，」奇瓜說。

「要不要和我一塊改變局勢？」

奇瓜露齒一笑，拍拍他的彈藥包。金屬彈丸的輕脆撞擊聲，就是最有力的答案。



對目前發生的事，薩魯法爾有些想法。夜精靈派出他們最強的戰士在河流上下游飛奔，援助部落集中攻擊的任何場所。他們會讓前進部隊越過河流幾步，然後進行埋伏。這點子不錯，但不是長久之計。就算部落的滲透部隊未能先解決掉他們的游擊隊伍，到日出的時候也會因為精疲力竭，不得不中止這樣的戰術。

離日出還有幾個小時，而薩魯法爾沒打算等下去。在攻擊發起之後，未能及時過河的倖存者回報，他們面對的是敵方的德魯伊。有好幾個方式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他發現自己在思索這個問題時怡然自得。

以靈魂諸神和祖靈之名，能打一場驚天之戰實在太好了。

薩魯法爾叫附近的術者向他報到。不到幾分鐘的時間，由七位術者組成的團隊回應他的召喚，包括法師、術士和薩滿，完美。「我要你們在接下來一小時內加入攻城單位，」他說。

他很簡單的說明計畫。他們的雙眼睜大—充滿了震驚？興奮？在他說話的時候，一位受到食人妖術士控制的小鬼開始在恐懼中吱吱喳喳。食人妖舉起一支手，就像他打算打它一巴掌，但是小鬼馬上靜了下來，只剩下輕聲的牢騷。

「有問題嗎？」薩魯法爾問道。

「這個小傢伙怕的是引起火災。可能會失去控制，」食人妖說。

「所以我們不能用魔化火焰。各位，懂了嗎？薩滿，現在得靠你們讓事態處於控制之下。讓他們辦好眼前的工作。如果整個森林起火，我們仗就沒得打了。」

那句話讓薩魯法爾停了下來。萬一夜精靈對他們自己的森林放火怎麼辦？如果整個峇谷陷入火海，部落的進逼一定會受阻，他的部隊無法逃出火窟。他倒是沒想到這一點。

因為這連想都不該想，薩魯法爾決定。他們不可能放火燒掉自己的土地。

「等信號行事，」他說。「過了一小時之後，回到這裡來領取新的命令。」

他們小聲答應之後，服從命令散開。薩魯法爾告訴他的副官準備再次移動。「我們得找到大酋長。」

十五分鐘之後，他們在南端河邊找到了她。希瓦娜斯·風行者、納薩諾斯·凋零者與一群弓箭手同行，對著堤岸和集結在後面的夜精靈灑下一波波箭雨。希瓦娜斯注意到薩魯法爾靠近了。「繼續射擊，」她告訴其他人。

薩魯法爾和她與納薩諾斯聚在一起。被遺忘者遊俠說，「光靠你的計畫，我們沒有獲得多大進展，霸王。」

獸人沒有理會他。「大酋長，你去過他們的陣線後方嗎？」

「稍微深入過。我一眼就知道這一定是陷阱。他就在那邊，薩魯法爾，等我自投羅網。」希瓦娜斯說。

瑪法里恩·怒風。大酋長沒有露出任何恐懼神情，但薩魯法爾忍不住感到一陣冰寒。在戰爭中可能贏來榮耀之死是一回事；但如果和瑪法里恩決鬥，他完全不覺得自己有任何勝算。「你想怎麼處理他？」

「如果你能擊碎他們的陣線，他就會前來阻止你，」希瓦娜斯說。「而我會緊咬他不放。擋住他幾分鐘的時間，我會把他趕開。」

這個計畫很周全。「Lok-tar ogar，」他說，然後轉身離開。最好的突破點就是河道較狹窄的南邊河岸。「我們馬上就開始。為了部落！」

她身邊的弓箭手高呼吶喊。「為了部落！」



德魯伊一片寂靜。嚇死人的寂靜。可能有十幾人正在靠近—不對，還要更多，但是洛拉許只能聽到爪子的輕聲拍打，還有他們的重量把樹枝壓得稍微作響。大多數都變形成大貓—威力強大、動作迅速的夜刃豹，可以在樹枝之間輕易飛躍。其中幾個變成飛鳥的外形，他們的巨大雙翼張開之後，可以在森林的樹冠之下滑行。

洛拉許不禁感到佩服。由於樹冠之故，從空中完全看不到他們；而且在樹枝與葉片的遮蓋之下，要從地面發現他們也難如登天。雖然他們安靜無聲，但也無法從樹木間隙流洩的月光藏身。

藏身本領還不如我，洛拉許想著。

他高攀在離地七呎的樹枝上，凝立不動、等候著。他在樹幹的陰影之中就定位，而且動用了一點*另一種* 暗影，讓他完全從視線中消失。他一隻手抓著樹木，另一隻手抓著匕首；但當他看到德魯伊來到時，就先把武器收了起來。近距離交戰的時機遲早會來，但他需要先把夜精靈打到地面去。

只差幾秒了。洛拉許放開樹枝，蹲在樹枝上面，只靠雙腳像跳芭蕾舞一樣維持平衡。雙手伸入袖內，用食指和中指緊貼住兩枚尖端淬毒、刻意磨花金屬面，讓它不會在月光之下反光的手裏劍。

豹眼在黑暗中發光。他可以看到他們嘴裡突出來的每一根獠牙，和每頭飛鳥的羽毛。

其中一頭豹跳過他身邊。他的頭轉了過來，直直看著洛拉許所在的位子。然而德魯伊並沒有停下腳步。血精靈忍不住讓嘴角上揚露出獠笑。

在他攻擊之前，有半數的德魯伊以同樣的方式掠過他身邊。他手腕飛旋、放開雙手，任手裏劍飛舞而出。兩頭飛鳥發出尖叫，在毒素生效時只能不規律的拍動雙翼；一頭撞上樹幹，發出一種令人作嘔的聲音，另一頭則劃著螺旋朝地面落下。

他還剩下六枚手裏劍。又兩枚飛越空中。一枚命中，另一枚錯過目標。

整群敵人轉向，他們現在知道身陷埋伏，但卻不知道攻擊從何而來，洛拉許直接告訴他們。他從所在的枝幹跳了出去，穿過一道明亮的月光，落在下一棵樹的樹枝上，並跳往下一棵樹。

他背後響徹低吼和咆哮聲，德魯伊開始追擊。他繼續利用德魯伊的路線拔腿奔馳，每

一步都是全力跳躍，朝著他們來的方向折返。至少，他帶著他們遠離戰線。

樹枝在他的腳下顫抖。德魯伊開始呼叫森林助力來阻攔，不用多少時間，他腳踏的樹枝會下垂、藤蔓會伸過來纏住他的腳踝，或許樹木本身會打開，把他拉到樹幹之中活活悶死。他聽說過這樣的事情。

洛拉許跳到一棵多節的樹木上。那根樹枝足夠支撐一個人的重量。他轉過身來面對追擊者，再讓兩枚手裏劍飛旋而出。這兩枚都沒命中，但足以讓夜精靈飛散開來。
剩下兩枚。

一位德魯伊朝他跳了過來。大貓的巨口張開，獠牙精準的掃向他的喉嚨。洛拉許潛身蹲下，抽出匕首向上方揮擊。鮮血灑滿了他的頭部和脖子，德魯伊一邊發出窒息、咯咯般的聲音，一邊從高處落向地面。

其他德魯伊在暴怒之中狂吼。洛拉許站起身，露出笑容，並用那沾血的匕首對他們做了一個手勢。來啊。為你們的朋友復仇。

四人馬上跳向他的樹枝。

他冷靜的一腳踏空，毫無阻礙的向下飛落，一個心跳之後將一把匕首深深插入樹幹，落到一半時阻住下墜之勢，再直接跳到地上。他對高度的估算有點失準，在落地時膝蓋發出嚴重的抗議聲，但雙膝還能支撐他的體重，所以也沒加以理會。

在上方，撲向他的德魯伊落到了同一根樹枝上。樹枝馬上在四個人的重量下折斷，德魯伊直接向下掉落。大部份都重重跌到地面，重大的衝擊連他腳下的地面都在撼動。在其他德魯伊爬下樹或是飛下來協助之前，洛拉許已經開始痛下殺手。撞昏的德魯伊想要對抗淬毒的刀刃，幾乎是毫無生機。樹根從土地中飛竄出來，但是洛拉許輕易的靠步伐飛舞遠離。

一道可怕的尖叫聲響徹他的耳際。鋒利的爪子和盛怒、咬噬的尖喙朝他飛撲而來。

轟！

那個聲音快把他震聾了。飛鳥的頭部猛然一抽，像是被擊中一樣。她落在洛拉許身上，她死後的重量將他壓倒在地。

不，沒死，還沒死。血精靈可以感受到那頭鳥的心臟還在猛跳。他扭動一下刀刃解決了這個問題，不過，他還是被困在她的屍體下面。

轟！奇瓜的步槍又再次轟鳴。洛拉許聽到哥布林的口哨聲在混亂之中響起。「去抓它們，船長！」

洛拉許用力猛推、怒火衝天，試圖脫身。

轟！

以太陽之井的名字啊，那個哥布林的射擊速度真是快！他停止掙扎。他聽到了一種新的聲音，某種他在戰鬥中從來沒聽過的聲音。一頭巨大的生物轟然穿過森林，它的步伐聲踩在地上，帶著一種奇怪的節奏。

…噤呱－噤呱－噤呱－噤呱－噤呱－噤呱…

然後他聽到尖叫聲。

等到洛拉許終於從那頭鳥下面脫身，全身滴著血液與汗水時，槍聲和尖叫聲也停了。一頭生物站在德魯伊的屍體中間。「你一定就是船長，」洛拉許說。

那頭巨大、四腳的螃蟹敲了敲牠的爪子－或者該說是螯？－然後轉過來面對他。牠站起來差不多到洛拉許的腰部。奇瓜一路踏過樹叢，露齒而笑，冒煙槍口若無其事地靠在肩上。螃蟹的亮藍色外殼幾乎和哥布林一樣大，重量可能是他的兩倍。

「她還不賴，對吧？」

除了嚐起來味道鮮美之外，洛拉許完全不知道螃蟹還能做什麼，但他把這個想法藏在心裡。「嗯，她真的不賴。我根本不知道牠們可以在遠離海洋的地方生存。」

「天天都可以學到新鮮事，對吧？」奇瓜欣賞著他們的傑作。「除非我看錯了，她打倒的敵人比你還多，老兄。」

他看錯了，但也相差不遠。有六、七名德魯伊身上布滿了船長螯狀的恐怖傷口。他想出回答之前，腳底突然感受到一陣寒顫。洛拉許凝立不動，傾聽著。

然後他低語了一聲，「快躲起來。」

奇瓜轉身眯起雙眼看著夜色。驕傲的表情從臉上滑落。「沒錯，躲起來。」

他們在一棵巨大的樹幹後面藏身靜靜等候，螃蟹跟著他們鑽進樹叢。洛拉許聽到的隆隆聲響變得更大了。奇瓜用很緩慢的動作把步槍撞錘向後拉，但是精靈用一隻手壓住他的槍。

不，洛拉許做出嘴型。

奇瓜生硬的點了點頭。至於船長，感謝螃蟹之神憐憫，牠站著不動完全沒發出任何聲響。

隆隆聲響越來越大，差一點就經過他們藏身的樹木，然後停了下來。洛拉許冒險瞥

了一眼。

一頭巨大無比的雄鹿站在死去的德魯伊身旁。

洛拉許全身僵硬。*那不就是…？*

雄鹿化為一道閃逝的迷霧。在迷霧散開時，一位高大，混身散發力量的夜精靈，手腕上捆著一副鋼爪、鹿角從他的前額伸出，站著俯視倒地的人民。

洛拉許藏身回到樹木後。他的心臟狂跳，並不是基於恐懼—不，那根本就不是恐懼。自從薩魯法爾霸王對他揭露真正的計畫之後，他一直在渴望這一瞬間。

奇瓜看得目瞪口呆。*那是什麼東西？*他也比著嘴型發問。

瑪法里恩，洛拉許以嘴型回覆。

哥布林很艱難的吞下口水，發乾的喉嚨隨之動了一下。

瑪法里恩溫柔的說：「安息吧，我的兄弟姐妹們。你們的犧牲不會白費的，我發誓。」

洛拉許扭動雙手，伸進袖子。*還剩二枚手裏劍*。他敢嗎？殺死瑪法里恩幾乎可以保證部落必定獲勝，但那並不是他心中浮現的第一道念頭。他的毒能不能讓瑪法里恩的行動放慢，就算只慢一個心跳都好？和他有關的傳聞只要有一半是真的，毒液可能會完全無效。

一隻手抓住了洛拉許的手腕。精靈完全不加理會，一心安排著攻擊計畫。

踏出去…飛擲…退後…移動…溜到他背後…

那隻手抓得更緊，逼洛拉許不得不皺著眉頭看著哥布林。奇瓜正在用嘴型表達某種意思，但洛拉許一開始跟本看不出他想要講什麼，簡直像是在講另一種語言。然後，他才瞭解奇瓜是以哥布林才會用的方式無聲的咒罵。洛拉許抓到了他想表達的重點：*你敢踏出去我就先斃了你。*

洛拉許點點頭，哥布林終於鬆了口氣。他們一直等到瑪法里恩對死者表達敬意，然後飛奔而去。

奇瓜重重的吐出一口氣。「你腦袋壞掉了不成，夥伴？」

「我想要怒風的腦袋，」洛拉許唐突的回答。「你願意幫我在他撤退時埋伏嗎？」

哥布林嗤的一聲笑了出來。「你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重。」他做了個鬼臉，搖搖頭，然後檢查他的彈藥。「答案是不行。除非啦，我也不確定，能找到二十或二十五個士兵幫我們，否則免談。但在那之前我都會罩著你。」

他們走進森林中。螃蟹順從的跟著他們。

…噤呱－噤呱－噤呱－噤呱…



一位法師把巨大的火球射向天際，讓整片森林沐浴在橘色火光中，幾哩外都看到一清二楚。是時候了。

「部落！跟著我！」薩魯法爾低吼，衝過河流。這裡只是多起攻擊的其中一處。至少有二十幾個場所，同時發動過河突擊。夜精靈不可能同時應付所有人。

兩位分別為獸人和食人妖的法師，想到把弗倫河這個部份蓋上厚厚寒冰，讓攻擊隊伍可以直接跑到對岸。這原本是個簡單又高明的手法，讓薩魯法爾欣然同意；隨著薩魯法爾向前衝過河流，背後響起將近五十位部落士兵的戰吼跟著他一塊向前衝，魔法強化的攻城機具彈藥也同時呼嘯作響，朝河流岸飛去。這些彈藥一碰到地面馬上爆開，照亮了整座森林。薩魯法爾在一陣陣的閃光之間掃視著其他河堤，想要找出隱藏的敵人，但他一個都沒看到。

然後他在冰上滑了一下，除了天空之外什麼都看不到。薩魯法爾吼了一聲，這一次是因為背後重重撞擊冰凍河面所產生的怒火。許多部落士兵跳過他頭上。其他幾個人在他身邊打滑跌倒。他在咆哮聲中倉促起身，重踩冰塊爬上河堤。在他看到戰況之前，聲音已經響徹雲霄－刀刀的對撞，吼叫與尖號。

另一位法師的法術發出閃光，照亮整座森林，帶來一瞬間的明亮。光是這一瞬間，就夠他看清一位化為夜刃豹的德魯伊撲向他的喉嚨。薩魯法爾只揮了一下斧頭，就讓敵人在落地之前宣告死亡。

乾淨的擊殺，他的靈魂在歌唱。

他開始跑步，對著戰鬥直衝而去。一根箭矢撞上脖子的護甲彈了開來－只差一點點－然後他轉動戰斧，把武器壓低後向上掃擊，要不是他的目標及時向後跳開，就已經被劈成兩半。但是她並未撤退，反而勇氣十足的跳了過來，讓他沒有時間反應，任她的腳跟準確避過護甲，重重打在他的太陽穴上。薩魯法爾蹣跚的後退，眼前一片金星，只憑意志力讓自己保持神智清醒。

她再度朝他逼近，雙拳化為一片模糊。她沒帶武器！但是腦袋傳來的痛苦，告訴他並不全然是這樣。武僧的雙手雙腳就是他們的天生武器。

雖然她的技巧精湛，但還是露出弱點。她以熟練的技巧，避開他戰斧鋒刃的戰鬥方式，告訴他敵人太專注於這把武器。薩魯法爾揮動武器轉了兩圈，在她低頭的時候他向前傾身，並一腳重重的踢向她的腹部。她直接向後飛去，跌進樹叢中。她還沒死，但是薩魯法爾把注意力轉向身邊的戰局；全力投入單打獨鬥，而不去理會身邊的數十位敵人，只會死得更快。

兩位獸人動手揮砍地面竄出來的樹根與樹枝。薩魯法爾和他們一塊動手。他看不到造成這個現象的德魯伊，但是那不重要。在植物的騷動平息後，他們三人一塊衝向躲在後面的夜精靈。氣勢馬上逆轉。如果卡多雷真的派了精英部隊增援，一定是選了另一個交會點作戰；要不然，雖然可能性很低，就是精英部隊遭到伏擊並全面陣亡。

卡多雷的人數少到完全沒有勝算，他們的戰線已經開始崩潰了。不過，他們卻沒有人開始逃跑。

這裡不適合你們固守陣地，呆子。

難道他錯了？夜精靈戰鬥的樣子可不像是呆子。薩魯法爾的心中感受到一股寒意。他們在爭取時間一定有其道理；而可能的理由只有一個。

他放聲大吼，壓過嘈雜的人聲。「集結！集結到我這邊來！整隊！」

當然，現在的戰況已經過度混亂，沒辦法讓每個人都聽到他的命令。一個獸人衝過他身邊，口中發出戰吼，雙手各持一把戰斧。薩魯法爾伸出斧柄敲在獸人的腳踝上，然後看著他的臉直接跌進泥土堆。「集結！」他再次大吼。「整隊！」

他的大叫傳了出去。部落戰士開始覆述：「整隊！整隊！」

慢慢的，部落士兵從面前的戰鬥脫身。被絆倒的獸人倉促起身，呼吸沉重，雙眼中滿是羞愧站在薩魯法爾身邊。薩魯法爾假裝完全沒看到他跌倒。「回到對岸，」薩魯法爾告訴他。「集結法師，術士、薩滿，任何能號令魔法的。馬上把他們帶到我面前來。」

獸人握拳擊胸，不發一語狂奔而去，不忘了伸手擦掉護甲上的泥巴。

薩魯法爾指揮其他人排成小型隊伍。「弓箭手，到後面去。有盾牌的，走到前方。施法者站在中間。準備應付反擊。」

幾乎所有部落部隊都服從他的號令。夜精靈也向後退開，因為，沒錯，他們不是呆子。他們證實了薩魯法爾的猜測。*他在哪？陷阱在哪？*薩魯法爾放眼搜尋黑暗的森林，想找到一絲跡象。

那裡。

在遠方的月光前方出現一道陰影般的輪廓—孤身一人的精靈，手臂上面長了羽毛，額頭上伸出了鹿角，雙眼在黑暗中發光。一個接一個，其他部落士兵也看到了他。

增援部隊從河流對岸抵達。薩魯法爾眼光並沒有離開，繼續發號施令。「法師到左手邊，術士到右側，薩滿跟著我。所有人待命！」

他們一一服從，抵達分派位置馬上堅守陣勢。不過，在遠方的精靈並沒有動作。等了一分鐘…兩分鐘…三…紋風不動。

薩魯法爾很有耐性。其他人不見得。「Lok-tar ogar！」

薩魯法爾的頭向右猛轉。戰吼來自於遠方的另一支獸人戰士隊伍，他們身上還因過河而濕重。他們發現了那位精靈，開始朝他衝鋒而去。

「過來！集結到我這邊來！」薩魯法爾大吼。

太遲了。精靈的目光掃向獸人隊伍，整座柁谷森林活了過來，把獸人全力呼喊出來的戰吼硬生生切斷。那是一場沒有尖叫、沒有擊打、毋需拖延的戰鬥—只有黑暗中的舞動，再來是穿著護甲的屍體，撞擊在地面上的聲響。

精靈甚至沒動一根手指。這就是他號令自然的本領。他的雙眼再次回到薩魯法爾身上，而他的聲音輕易的在樹木之中迴盪。「這裡不是你的土地，霸王，」瑪法里恩·怒風說。

「現在是了，」薩魯法爾冷靜的回答。你和你的人民，還有機會和平離開。好好把握，大德魯伊。」

「和平？」瑪法里恩每個字都透露出無比的憤怒。「部落每踏一步，就要以血來償還。」

部落的士兵們開始騷動，情緒從緊張到興奮都有。就算是運氣好，任何能打倒瑪法里恩的人，就注定會成為傳奇。很多人的腦子裡可能都是同樣想法。

「在我下令之前，什麼都別做，」薩魯法爾低語。然後，他大聲說道，「那麼，來吧，怒風，逼我們離開。」

瑪法里恩沒有動作。他只是看著他們。

他已經設下了陷阱。薩魯法爾很確定這一點。夜精靈在此地守了太久，在這條河流上犧牲了太多生命，卻少了正當理由。如果部落繼續推進，如果他們沉溺在嗜血之中，任他們迷失在擊潰敗亡敵人的歡喜之中，他們就會在盲目之下衝進瑪法里恩的圈套。只有幾個人咬下了餌。

其他夜精靈開始撤退。瑪法里恩現在只剩一人。卡多雷非撤退不可。一旦他們失去了河邊的陣地，他們就守不住這條河了。部落馬上就會過河，將瑪法里恩團團圍住，讓他插翅難飛。儘管他強大無比，假如他試圖守住這個地方，還是會被擊敗。

而且大德魯伊還得懷疑希瓦娜斯·風行者已經在附近，躲在黑暗之中，等著埋伏。

所以，薩魯法爾願意等。只要他肯等，他就不會輸。

這點，瑪法里恩也很清楚。在幾分鐘之後，他終於退開，什麼都沒說，直接消失在黑暗裡。數十個部落士兵在放鬆之下吐了一口氣—也有幾個露出失望之情。薩魯法爾又等了幾分鐘，只是想確定危機已過，然後再度拉高聲音。

「部落已經攻下了弗倫河，」他說。

他身邊爆發出一陣陣勝利的大吼。武器和盾牌相互撞擊。其中一位血精靈法師將一枚慶祝的火球射向天空。薩魯法爾並沒有阻止他們的意思。就讓瑪法里恩被敵人的歡呼聲趕走。就讓整個卡多雷知道，他們的敗亡就在眼前。

薩魯法爾派出信差往河流的上下游傳訊，沒過多久，慶祝的模糊聲響——從遠方傳來。在部落與勝利之間，能夠阻擋他們的障礙又少了一個。這場戰鬥才剛剛開始，其他戰鬥並不容易，但…

這次的戰略管用。部落很快就會贏得一場壯觀、榮耀的征服戰。

而達納蘇斯正是最適合的獎賞。



洛拉許高高倒掛在半空中，用雙腳的腳踝交扣著一根樹枝。他的心裡充滿了堅定、冷靜。還有殷切的期待。十分期待。

噢，沒錯。這個良機他等了好久、好久。

奇瓜試著要他打消主意。「你腦袋怪怪的，老兄。光靠你和我，怎麼可能擺平瑪法里恩·怒風。」

「如果我們奇襲—」

「我可不打算帶著船長淌這混水，你聽懂了嗎？」哥布林十分堅決。「你要做，你一個人去。」

所以，洛拉許又落單了。他隱約聽到了遠處瑪法里恩的厚實聲音，還有薩魯法爾的轟

然回覆。很多夜精靈都朝這個方向撤退，所以他猜瑪法里恩也會經過這裡。夜精靈領袖一定得和他們碰頭，才能規劃下一個階段的防禦內容。

而且有可能，只是可能，瑪法里恩會分神。他承受了損失。他的腦海可能充滿各種想法。

踩在柔軟樹葉上的聲音，讓洛拉許臉上浮出了微笑。這一刻終於來了。為了我父親…為了我母親…為了我的人民！

他鬆開腳踝。他以頭上腳下的姿勢落向地面，兩隻手緊緊的抓住匕首。然後在完美的時機轉身。瑪法里恩就在他下方，尚未抬頭。

洛拉許揮動兩把匕首，各自劃出一道圓弧。在圓弧相交之處，就能碰到怒風的脖子，將他的頭砍下來。

但卻沒有相交。

瑪法里恩已經橫步移開。在洛拉許落地之前的那一瞬間，樹根從地面爆發飛出掃中他的手腕，逼他手中那對匕首掉到地上。他在驚訝之中叫了出聲，右肩和脖子撞到地上。那是一道尖銳的疼痛。他的右臂麻木不仁，但洛拉許還能移動。

更多的樹根飛出，剝奪他僅存的自由。在他有機會跳起來之前，樹根已經緊緊的纏住了他的手腕、腳踝和脖子，將他釘死在地上，完全無法動彈。

該死。

洛拉許竭力和樹根搏鬥了一會，但完全沒用。那些樹根可以直接殺死他，把他的生命從肉體中榨出來，或是撕開他的肢體。但它們卻沒這麼做。血精靈帶著滿腔的恨意瞪著瑪法里恩，後者帶著一股悲憐的神色看著他。

「這太愚蠢了。這場入侵太愚蠢了，」瑪法里恩溫和的說道。「兄弟，我們不應該成為敵人。」

洛拉許的匕首掉在離他幾碼之外的地方，可能比隔著幾個世界更遠。他的袖子裡面還藏了兩把手裏劍，但也就那樣。如果他試著將它們丟出去，就可以肯定自己的命絕對保不住。除非他能夠讓怒風分心，不然完全沒用。

「其他的部落人民，我能想像。希瓦娜斯，我能想像，」瑪法里恩待續說，「但我們兩族族人曾經居住在同一塊土地上，我們曾在同樣的戰爭中並肩齊步，我們的族人也曾經為彼此而死。很久之前是這樣，幾個月前在破碎群島也是這樣。我們卡多雷和你們辛多雷之間不應該如此分裂對立。」

洛拉許從纏住他脖子的樹根之中發出嘶吼。「到底是誰造成了對立，怒風？是誰流放了我的人民？」

「我記得那天離開的每個人面孔，你的臉不在其中。」瑪法里恩說。「你之所以侵略我的家園，是因為你聽了一些出生前就發生的故事？還是你只是盲目追隨你那墮落的大酋長？我無法判斷哪一個比較可憎。」

洛拉許還留著這條命，這一點讓他十分驚訝。*瑪法里恩想說話*。夜精靈的領袖，真誠的相信血精靈沒有理由參與這場戰爭。

洛拉許很樂意幫他上堂課。

「對，那一切都是在我出生之前發生的。」他說。「我出生在提里斯法林地。打從孩提開始，我就跟著我的家人，以及其他族人四處逃亡。我記得我們遊盪的那些年；我記得有一年的寒冬很長，我們被困在山中；我記得我父親無視冰雪出外打獵，因為凍傷失去了一根手指，然後再失去兩根；我記得有一天，他再也沒有回來。你有多少人民在寒冬裡凍死，瑪法里恩？那也是我們族人共同享有的歷史嗎？」

瑪法里恩沒有回答，讓洛拉許在心裡微笑。他無法揮動匕首，但他還是可以讓怒風流血。

「我記得對抗食人妖那幾百年來的戰爭，」洛拉許待續說下去。「我記得看到我童年玩伴的肢體，掛在阿曼尼的屋子和村落中成為裝飾品。你知道，那是戰利品。在那些日子裡，卡多雷有現身協助我們嗎？沒有。我記得死亡朝我們新家邁步的那一天。當我母親死亡，然後被復活成巫妖王的大軍時，是誰必須親手再次殺死她，才能讓她安息？是你嗎？瑪法里恩，在我們失去家園的時候，你有和我們並肩齊步嗎？」

「我的人民當時擊退了燃燒軍團。為此，我們也失去我們的家園，」瑪法里恩嚴厲地的回答。「而且，儘管我們雙方陣營交戰多年，我們從來沒有攻擊過你們的家園。我們連*作夢*也想過要這麼做。」

「我倒是天天夢想著能有這個機會。」洛拉許說。

「那我很慶幸，你大多數其他的族人沒有像你這樣墮落。」

「而我很慶幸，你能活著看到我其他的族人征服你的家園，」洛拉許說。*我敢把他逼多緊？*他的心中知道自己已經越過太多條界線，但他的靈魂不斷推使他繼續進逼。「那樣的看法會讓你覺得噁心想吐嗎？伊露恩神殿裡面滿是辛多雷？」

洛拉許看到一陣動靜在他的眼角閃過，黑暗而快速。有人來了。

瑪法里恩抬頭。他也注意到了。

「是你，」瑪法里恩說。

「*Isbnu-dal-dieb*，」希瓦娜斯·風行者一邊說，一邊舉起她的弓。

那就是洛拉許的機會。他的唯一機會。他的手開始對著樹根掙扎，奮力朝著最後兩枚手裏劍伸出手指。那只花了一個心跳的時間。

就在那個瞬間，他頭頂上展開了一整場戰爭。

血精靈帶著敬畏之情，看著暗影盤繞的數枚箭矢，和綠光盤旋的魔法飛箭在空中飛舞。一陣黑暗的力量爆炸開來，將瑪法里恩向後震開，洛拉許也感受到困住他的樹根開始鬆脫。

洛拉許將雙臂後揮，手裏劍已經緊緊的握在手中，緊到他感受自己的手掌被鋒刃刺穿。就算他自己中毒，他也絲毫不在乎。他這麼近，*就這麼近...*

瑪法里恩看著他，看著他手中的武器，然後盤在洛拉許脖子上的樹根瞬間勒緊。

洛拉許聽到刺耳的輾壓聲。他的雙眼仍舊睜大，他的思緒仍在飛馳，但是他的身體卻不聽使喚。他的肺吸不進空氣，全身麻木。他的思緒在消失。

「你的族人*尚未*征服我的家園，」他聽到瑪法里恩說。是對著洛拉許，還是對希瓦娜斯說的？洛拉許不知道。

才過了一下子。他的眼前被黑暗覆蓋。多半是他自己的毒生效了。希瓦娜斯·風行者站在他身邊俯視著他，說著他完全聽不到的話。如果洛拉許還看得到她，表示瑪法里恩一定撤退了。

該死。他還活著。

洛拉許失敗了。他想著，不知道能不能在另一個世界見到他的家人。



奇瓜謹慎的走進開闊地。船長在他背後拖著腳步橫行。

洛拉許毫無生機的躺在地上。樹根還盤在他的喉嚨上，讓他的頭部與身體之間呈現怪異的角度。

「唉，天啊，」奇瓜吸了一口氣。

大酋長轉過來看著他，黑暗力量仍舊在她的弓上脈動，紅色的雙眼搜索著他的靈魂。
「你認識他？」

「我們之前一塊作戰。」奇瓜還是得問這個明白到不行的問題。「他沒能撐過去，對吧？」

「沒有。他孤身一人挑戰瑪法里恩，而且他也因此而死。」希瓦娜斯說。

「看來每個人遲早都要走這麼一遭，」哥布林喃喃自語著。

大酋長做了一件出乎他預料的事。她笑了起來。

「這話相當睿智，」她說。「回頭去向薩魯法爾霸王報到。這場戰爭才剛剛開始。」

第四部：
黑海岸的勝利

一隻手推動薩魯法爾的肩膀。「我們到了，霸王，」摩卡說。

他馬上就醒了過來。「戰況很糟嗎？」

摩卡搖搖頭。「已經結束了。」

薩魯法爾跳出車子，眯著眼睛向前眺望。太陽還在天空西斜，所以他並沒睡多久，頂多十五分鐘。經過好幾天的戰鬥，那已經很奢侈了。雖然這並無法減輕他心中的疲累與沉重，但是勉強可以讓他的思緒振奮起來。

面前出現一座湖泊，落在湖中的島嶼將水域一分為二，而在那一小塊土地上面設了一座小小的卡多雷村落。阿斯特蘭納，這是通往海岸的最後幾座夜精靈城塞之一。它四面環水，只有兩道遙遙相對、筆直一線的橋樑能夠通行—極適合當駐紮點。如果夜精靈已經失守，對部落來說就是驚人的勝利。

「他們無人駐守阿斯特蘭納？」薩魯法爾問道。

摩卡聳聳肩。「在我們抵達之前，夜精靈已經死光了。我們的斥候回報，他們的屍體都中了毒。我們的滲透人員肯定…成效豐碩。」

真高明！薩魯法爾很想知道是哪一個盜賊，能完成如此徹底的工作。「再掃蕩一次城鎮，肅清破壞者，然後把所有東西都帶進旅店。阿斯特蘭納是我們在梛谷的最後一個指揮哨，」或許他甚可以在床上睡個幾分鐘，而不需要在凹凸路面彈跳的車上休息。



很安靜—戰場再安靜也不過如此。

希瓦娜斯·風行者藏身在一片濃密的雜木林，在距離部落前線幾里之遙的地方追殺瑪法里恩·怒風，但是她可以在聽到上百場不同的衝突戰，正在遠方進行。勝利者的呼喝、垂死者的哀號—隔了那麼遠聽起來都差不多，不斷變換的戰爭吶喊。

希瓦娜斯一概無視。她正在狩獵更大的獵物，只等著再度發現他的蹤跡。

瑪法里恩·怒風正在玩一場出乎預料的遊戲。他並沒有被逼進角落，反而在這幾天重

重打擊部落，撕裂他們的戰線，然後在希瓦娜斯有機會看到他之前融回森林－他並沒有被怒氣沖昏頭。

但這樣做也無法改變這場戰爭的結果，他一定早就知道了。

如果不在這裡，他現在又會在哪邊？希瓦娜斯在為這個問題煩心時，看著她身邊的森林。這邊－就在這裡－*很安靜*。那是一種只會從死亡溢出來的安靜。數十個人死在她身邊，每位都是部落。

「人終究，難逃一死，」希瓦娜斯·風行者對著他們低語。

一句暗淡的禱言，但是對他們生命終結前受到的苦難，也沒有什麼話語足以安撫。

希瓦娜斯已經看過各種形式和境遇下的死亡。屍體會說故事：亡者的恐懼，會殘存在青草與葉片踏過的足跡裡；被推開的泥土，述說著他們如何被竄出的樹根綁住手腳；當然了，在燒過的泥地上，刻下了他們死亡的場所。

有一群夜精靈，大多數是德魯伊和法師，曾經藏身在這片雜木林。當一群部落部隊經過時，卡多雷釋放了箭矢、魔法、刀刃和一切戰爭器具，擊倒整支侵略隊伍。

全數三十幾位部落士兵，在不到幾秒的時間內倒下。德魯伊呼喚自然之力，壓制了大多數士兵，法師將其中幾個困在冰裡。或許有一到兩人在沒什麼痛苦之下死去。其他人卻無力抵抗－處於痛苦，卻還活著。

到那個時候，屠殺才真正開始。

這些部落士兵並非死於閃光般的烈火－他們在痛苦與哀號聲中，被緩慢、活生生的烤死。夜精靈用一切手段延長這段可怕的時間，以帶來最大的痛苦。

瑪法里恩看到他的人民做了什麼一定很不安，希瓦娜斯想。傷口已經撕開，鮮血開始流動，但他們卻把心中的憎恨用在那麼可悲的地方。

卡多雷很清楚他們人數居劣勢。他們很清楚家園保不住了。或許他們之中有幾個人心裡很明白－就像她一樣明白－達納蘇斯有一天會化為灰燼。他們只能在怒火之中，讓這些可憐的靈魂受盡苦楚。

他們並沒有把力量用在贏得戰鬥，或是為他們人民爭取更多撤離時間，只是用來施加痛苦。他們的怒火已經撕開了每一片虛偽文明，每一絲榮耀假象，並展露出他們的真正本質。

那就是戰爭的功效。那就是它的真正*作用*：讓文明的個體，有藉口做一些正常狀況下連想都不敢想的事。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才能達成不可能之事。

希瓦娜斯切身體會才在痛苦中學會這個道理。有太多人終其一生都不會懂。

瑪法里恩…就算他對無法避免的結果懷有無限怒火，但他也沒失去理智。或許他辦不到。

這就是他必敗的原因。

這一點，薩魯法爾看得透嗎？他和希瓦娜斯一樣，見識過同樣的深淵。他的兒子，德拉諾許，一直都活在榮耀之中，但是在死亡降臨的時候，那一點都不重要。薩魯法爾看過他兒子在巫妖王所操作的傀儡絲線下舞動。那一天，讓薩魯法爾的內心深受重創。就算連他自己，都認為內心已碎。

希瓦娜斯甚至私下認為他再也不願回到戰場。但他辦到了。那道傷口不會復原；他只是很簡單學會如何與之相處。現在他似乎以為只靠內心的榮譽感，就能支撐他到倒下的那一天。

榮譽是薩魯法爾僅存的一切。榮譽和部落。她不確定的是，如果從他身上剝奪了任一項，他會有什麼樣的舉動。

他會成為我的敵人，很可怕的敵人。

對他來說最幸運的一點，就是希瓦娜斯目前最需要的就是榮譽感和克制心。或許老獸人能在面臨一個將會毀滅他的抉擇之前，可以先在戰場上找到榮耀之死。

或許，那個老獸人會讓我吃驚，她想著。或許他會面對這個世界的真實，並選擇和我並肩作戰。如果他不願意，嗯…

之後再說。

瑪法里恩前往梣谷北邊盡頭待了一會，然後往南移動。希瓦娜斯十分肯定這一點。基於某些理由，他並沒有行經這片雜木林。是什麼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有太多可能性了。在南方並沒有傳來戰鬥的聲響，阿斯特蘭納剛好在那個方向，而那邊應該是個戰區才對。如果不是的話，就是刻意的安排。

她離開雜木林，往南方移動。她的直覺正在呼喚她前往阿斯特蘭納。



戰鬥已經出現尾聲了。薩魯法爾看得出來，部落看得出來，夜精靈也似乎看得出來；因為他們的戰鬥比以前更加絕望。

薩魯法爾在旅店的休息室朝著最大的桌子傾身，和他的軍師一塊仔細研究梛谷地圖。他的副官已經在地圖上標示出最新部落移動狀況，以及目擊中的聯盟方位。前線已經向前跳到最南端，但是北端正迅速趕上腳步。瑪法里恩撕碎北邊的部落陣勢，但增援部隊已經抵達，補上損失的人手。從地圖看來，夜精靈在梛谷殘存的最後抵抗勢力正在崩潰，和地圖上用蠟畫出記號一樣迅速。

現在從北貧瘠之地到阿斯特蘭納之間，已經看不到尚存的夜精靈城寨了。卡多雷派徘徊的斥候緊抓每一個機會，在部落的陣線後面種下混亂的種子，但那成不了什麼氣候。補給線把守得十分嚴密，而且在前線也有足夠的補給品，不管發生什麼事都可以推到達納蘇斯。

*我們拿下梛谷了。*他並沒有大聲宣佈。最好不要和命運唱反調，尤其是他還無法百分之百肯定的時候。這場勝利到手得太容易了。

但話說回來，梛谷並不是最終目標；那只是這塊拼圖中的最大一塊。

薩魯法爾的手指沿著海岸線移動，從梛谷邊緣移向黑海岸，那是部落對達納蘇斯發動襲擊所在處。「我們必須為最後的進軍預做準備，」他說。

「在推進黑海岸之前不停步嗎？」一位獸人發問。

「我們會在海岸南端落腳。」薩魯法爾指著一個沒多遠的地點，佐拉姆前哨站。自從地獄吼罷黜之後，部落幾乎未曾用到這個適合集結的好地方。「從梛谷到海灘之間有一塊開闊地。夜精靈不會想要在開闊地形上挑戰我們。我們可以輕易拿下海岸。」

「夜精靈艦隊可能馬上就會返航，」血精靈說。「如果我們運氣夠好，他們還需要好幾天，但是最快有可能在今天下午從菲拉斯抵達。在海灘上，我們有可能曝露在他們的砲火之下。」

「如果艦隊跑來轟炸我們，而不是先去撤離他們的市民…」薩魯法爾說到一半自己打住。艦隊一定會這麼做，不是嗎？這些船艦就算可以載上很多夜精靈，卻沒有足夠時間讓他們一一上船。如果艦隊能夠拖慢部落的速度，而非直接前去撤離，就可以讓更多市民脫逃。「你們說的對。我們還剩下多少台攻城武器？」

這個問題帶起一片討論聲，在軍師比對完資料後，他們回報夜精靈已經對部落的攻城武器造成將近半數損傷或破壞。那要比薩魯法爾預期的還高，但還不算是災難。不管怎麼說，它們是夜精靈最重要的目標。如果部落無法把攻城機具架在黑海岸，他們在對抗來自世界之樹的突擊時，就沒有掩護彈幕可用。

*但我們的數量還夠。非常夠。*薩魯法爾不假思索地下達更多命令。「把攻城武器帶到

此地。讓它們在攻下海岸之前安全無虞。」

在接下來一個小時內，這些武器和乘組員開進了城鎮，停在穿越阿斯特蘭納的中央道路上。薩魯法爾盯著桌面時，差點沒注意到他的副官在地圖上標示出來的新消息。有人張開了界於卡林多和東部王國之間的海圖，並將聯盟增援部隊的進展標在圖上。他們的艦隊還有好幾天的航程。太遠了，無足輕重。

部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薩魯法爾提醒自己——*很長的路*。這條路上還會有很多殺戮和死亡，但這個帶著他們走到了這一步的戰術，將會帶著他們直抵西部海岸。

這場戰鬥的節奏讓夜精靈難以抵擋。薩魯法爾的部隊分成小隊向前移動，直到他們面對反抗勢力，然後堅守陣地。夜精靈的人數只夠在一到兩處地點守住陣線——瑪法里恩脫離部隊孤身作戰，但是希瓦娜斯緊跟在後，只要在一個地方停留太久，就有機會逮到他。其他部份的攻擊，將會向前推進。如果夜精靈撤退，他們就會遭到部落斥候的騷擾。如果他們堅守，他們馬上就會遭到包圍。部落並不需要擊破夜精靈的防禦，在人數足以合圍之下沒這個必要。

當然，他們讓這一切看起來簡單俐落。戰爭一向和簡單俐落扯不上關係。

部落士兵向前逼近，落入伏擊的情況已經出現太多次了。瑪法里恩橫掃部落的戰線，所到之處死傷慘重，那些蠢到在戰鬥中向他衝鋒的士兵沒一個活下來。在最後清點戰果時，部落的死傷肯定超過卡多雷。

但薩魯法爾早就料到了。他不喜歡這個結果，但是當你威脅一個敵人的家園、侵略他們的土地時，你就得付出一定的代價。

如果這個代價可以讓下一場戰爭真正浮現之前就結束，那這就很值得。

一位信差抵達旅店——被遺忘者，帶著大酋長榮譽守衛的印記。「薩魯法爾霸王？馬上出來。」

薩魯法爾只瞪了他一眼。*這傢伙得學會一點尊重*。他把注意力轉回地圖。「把你要說的說一說，然後滾出去。」

「大酋長正在等你。你敢不聽從她的命令嗎，霸王？」不死者詢問。

如果薩魯法爾對他的第一位大酋長，黑手用那樣的語氣，腦袋早就已經從肩膀上滾下來了。但是他服從了。*這傢伙沒有殺死的價值*。薩魯法爾朝著大門踏出三步，才想起他的戰斧還放在桌上。疲勞已經開始影響他了。在哼了一聲之後，他回頭拿武器。

擔任守衛的摩卡走過薩魯法爾身邊，雙眼盯著信差。「你叫什麼名字，跑腿的？」

「我是女王的密使，」信差說。「對你們這種人來說，這個理由就夠了。」

薩魯法爾的手握住了斧柄。「她問了你問題，」他低吼。「你叫什麼名字？」

「你聽到命令了。霸王，快出去。你要違抗大酋長多久？」被遺忘者乏味地表示。

薩魯法爾緊咬住下巴。他對摩卡使了一個眼色，然後向前踏步。

「我不相信你對大酋長有絲毫敬意，」薩魯法爾說。就算是最狂熱的被遺忘者也不會有這樣的言行。但如果是偽裝的…「告訴我，夜精靈，瑪法里恩是怎麼叫你的？」

信差的表情絲毫不動，但是指尖抽了一下，對準他的腰際。

那就夠了。薩魯法爾舉起斧頭放聲大吼。「拔劍吧，刺客，不然就背對著我送死！」

然後他開始衝鋒。

偽裝成被遺忘者的生物伸手抽出藏在身上的刀刃，刀尖在空氣中劃出一道淡淡的煙霧。就算輕輕的擦傷也肯定致命。在薩魯法爾揮動戰斧的同時，刺客跪下單膝，砍向獸人的雙腿。

他一定很年輕，薩魯法爾想。較年長的戰士絕對不會浪費唯一的生存機會，進行如此繁複的攻擊。

在匕首碰到他之前，他的靴子一腳踢中刺客下巴，讓他整個人浮了起來。戰斧接著砍入要害，刀刃從脖子一路深入軀體，切到脊椎才停了下來。

偽裝消失了，而薩魯法爾看著那個試圖殺死他的夜精靈雙眼。他的確很年輕—以夜精靈的標準來說，和個孩子差不多。薩魯法爾拔出他的戰斧，任由他的敵人倒地。年輕人落地時發出一道令人作嘔的聲音，木板馬上流滿他的鮮血。他的雙眼還盯著薩魯法爾的臉。

薩魯法爾會牢記他的表情。這是戰爭中的可怕事實：年輕人會死亡，而倖存者將會在詛咒之中，牢記一切的經過。「安息吧，」薩魯法爾告訴他。「你帶著榮耀而死。沒有人有資格要求你付出更多了。」

精靈的面孔一陣扭曲，有那麼一瞬間，薩魯法爾以為他會哭出來，但他錯了一垂死的盜賊用盡最後一口氣，對薩魯法爾的靴子吐了一口血水，在他的護甲上面留下一團鮮紅。然後他就不動了。

摩卡踏過薩魯法爾身邊，雙手各持著一把小斧。一切發生得太快，她根本沒機會揮出武器。「他至死都沒有屈服，」她評斷著。「他的人民會引以自豪。」

薩魯法爾同意。*精神可嘉。而且我還沒機會問出他的名字。*

「你能查覺這個刺客，做得很好。」薩魯法爾告訴她。「但他根本不應該有機會走得這麼近。」

他大步走到外面，發出咆哮。外面到處都是攻城人員、守衛和士兵。阿斯特蘭納處處都是部落軍隊，但卻沒人注意到陌生人在他們之間走來走去，沒有人去質問他。

他很樂意用難以忍受的細節向他們說明這一切。

「給我聽好！」他開口。所有人轉過來看向他。每雙眼睛都看到他戰斧和護甲上的血跡。「看來需要有人提醒你們，*部落正在打仗！*需要有人來提醒—」

然後他停了下來，只覺得下一次心跳似乎永遠都不會到來。他那疲累無比的心智，終於聽到長年鍛練出來的求生本能正在吶喊：那個孩子不是派來殺他的。

他只是要引誘薩魯法爾來到*外面*。

在他急著要教訓守衛時，薩魯法爾剛好做了那個孩子最想要的事。*你把自己害死了，你這老傻瓜*。他轉過身飛撲回旅店，就在那一瞬間，瑪法里恩·怒風落在他剛剛站立的地方，大地也隨之撼動。

「*Lok-Narash!*」他大喊。*全軍備戰！*

他的副官軍師群已經在大廳排成一線，將他拉到陣線後方，準備迎擊。就像許多夜精靈建築一樣，這一棟在三面牆上都有開口，讓他們看到外面的混亂戰況。攻城人員在驚惶失措之下逃離瑪法里恩，但刀刃與箭矢飛向他們背後，一個接一個倒在地上。

來襲的不只瑪法里恩一人。這是卡多雷在梛谷的最後據點，對這場戰爭指揮官進行的斬首行動。而薩魯法爾則被他們輕易的誘入陷阱。阿斯特蘭納是一座出入受限的島嶼。

易守。

難逃。

而且薩魯法爾剛好挑了一棟有遮蔽的建築物，四面都是牆壁。要迎戰的對象卻是大德魯伊。

一切都完了。

隨著外面的混沌戰局聲響四起，旅店內卻一片漆黑。瑪法里恩·怒風走過了大門，雙眼盯住薩魯法爾。三位霸王的顧問朝他衝了過去。

「站住！」薩魯法爾大叫。

瑪法里恩動了一下，扣在他手腕上的金屬爪子飛快晃過兩位獸人與一位血精靈身上。他繼續前進，越過他們的屍體。

摩卡抓住薩魯法爾的肩膀。「跑，霸王，」她說。「我們會為你爭取時間。」

不，他們辦不到。連一個心跳的時間都辦不到。帶著榮耀而死的時候到了。「帶走地圖，」他低聲說。「把它們帶給大酋長。」

摩卡的雙眼圓睜，但是薩魯法爾已經把目光轉開，放聲大吼，「瑪法里恩·怒風！我向你提出榮譽決鬥的挑戰！」

這些話連他自己聽起來都超乎常理。對一個夜精靈來說，怎麼會想要和獸人來場至死方休的決鬥？那並不重要。瑪法里恩為了薩魯法爾而來，他不會去追殺一群顧問。

薩魯法爾看著旅店中的其他部落士兵一臉迷惑，放聲大吼。「怒風是*我的*，你們這些沒種的小鬼頭！如果你們不在五秒內滾出旅店，我就親自動手宰了你們！」

摩卡看來一臉愠怒，但是她服從了命令。她抓起放置地圖的筒子並衝出建築物，其他人飛快跟了出去。

瑪法里恩的雙眼一直沒有離開過薩魯法爾。「一場決鬥，薩魯法爾？」他發出溫和的聲音詢問—溫和的像是風暴之眼，就像墳場剛剛挖開的墓土。大德魯伊冷靜的向前踏步，朝正在等候的薩魯法爾走去。「你以為我心裡有一絲一毫的意願想要決鬥？」

「如果你害怕的話，你可以逃命。」薩魯法爾說。他在爭取時間，僅此而已。薩魯法爾唯一的勝利，就是希望部落能把最新動向送到希瓦娜斯手中，讓戰爭能夠持續下去。「要不然就和我打，看我會不會倒下來。」

瑪法里恩不發一語。他舉起了雙臂。整間旅店開始撼動。木頭的地板和天花板開始吱叫、呻吟。

薩魯法爾的嘴唇後縮發出咆哮。自然的力量並不存在於揮舞的拳頭，或是刀刃的砍劈中。它存在於森林被火焰化為灰燼後，於短短幾年重新恢復綠意的盎然生機中；它存在於偉大的城市在荒廢短短十載之後被蔓生植物徹底覆蓋的蠻荒韌性中；它存在於上千世代的捕獵者和獵物，依循亙古傳承的本能所延續的生生不息中。

在德魯伊的手中，這股力量可以把幾百年壓縮成一分鐘。但如果在瑪法里恩手中…

這座旅店，以及其中的一切事物，將會在幾秒之內重回大地。

當藤蔓和樹根開始撕碎旅店時，薩魯法爾向前飛躍，揮動戰斧。瑪法里恩輕輕鬆鬆的移開，閃過他的攻擊，而纏在他手腕上的金屬利爪朝著薩魯法爾的腦袋飛射而去。獸人用

斧柄將它們拍開，差一點就來不及。

薩魯法爾發出大吼，戰斧發出低嘯，而瑪法里恩的第二道攻擊像蛇蠍一樣刺進了他肩膀的裝甲間隙。

鮮血滴到地上。樹根，數不清的樹根，整座森林的樹根盤向了薩魯法爾的腳踝。他舞動著跳開，切砍想要盤住他的任何植物。

當部分旅店開始朝獸人的頭上傾倒時，他接受了他的死亡。對抗像怒風這樣的存在，失敗並沒有什麼可恥的。薩魯法爾只是想要在毫不投降之下，面對他的死期。

一道猛烈的爆炸從他腳邊傳來，讓他一片茫然。薩魯法爾閉上了雙眼。一切都結束了。他的雙手麻木，隨著在旅店裡四處流竄的黑暗力量傳來陣陣刺痛—

黑暗力量？

薩魯法爾睜開了雙眼。瑪法里恩的目光已經從他身上移開，在他把高舉雙臂移到面孔前面交錯時，一根盤繞著紫色煙霧的箭矢剛好在他面前炸開。翠綠色的光線四溢抵抗那股黑暗，而瑪法里恩向希瓦娜斯·風行者衝了過去，後者已經在平射距離之下，將另一枚箭矢搭上長弓。

薩魯法爾想要跳開，但是他的雙腿不聽使喚。

整座旅店倒在他身上，任他被黑暗與痛苦所環繞。但他沒死。還沒死。

死亡，應該不會這麼痛。



夜精靈讓人火大的真正本事，納薩諾斯對自己喃喃自語，就是他們實在是頑冥不靈。

當逼近的死亡利口猛然咬在身上時，大多數的生物都會驚惶失措。一頭嚇壞的生物會以超出常理的速度衝刺，但是當他們認清死亡無法避免時，他們會慢下來。對他們來說，最後的安慰就是不需要在精疲力竭之下死去。但卡多雷卻不這麼認為。納薩諾斯被迫一個個獵殺，而且每個人都寧可奮戰到最後。

這樣的抵抗在沒多久之前讓他覺得索然無味。

他回到了阿斯特蘭納，譴責著自己。數十位夜精靈，包括瑪法里恩·怒風在內，在突擊之後安然撤離村落。納薩諾斯只來得及解決兩人，而且他很懷疑其他部落士兵有逮到任何一個。就算是希瓦娜斯，也可能空手而回。

但是話說回來，她追擊的目標更大，而他卻沒有任何藉口。

阿斯特蘭納的混亂已經結束。傷者進行包紮、死者處置完畢，雖然生者心中的驚嚇尚未平復，也回到了戰爭事務。面對一位活了上萬年、能夠駕馭荒野之力的存在，沒有什麼經驗能派上用場。

至少，部落的大多數不知感恩的人士，終於對大酋長獻上她應有的尊重。一次又一次，瑪法里恩現身摧毀部落的隊伍，而她都能介入其中。因為她的努力，有上百、甚至上千條生命活了下來。

他們全體的奉獻她當之無愧，而現在，她也獲得了他們的尊崇。

也該是時候了。

好幾個士兵在城鎮旅館的瓦礫裡，瘋狂挖掘薩魯法爾倒下的地方。如果傳言是真的，他已經死於對抗怒風的決戰了。納薩諾斯還記得那位正在現場指揮救援的獸人，就是她奪下了我的匕首，他帶著一股訝異之情。

「他死得光榮嗎？」納薩諾斯問道。

摩卡從瓦礫中抬起頭，一臉愠怒。「我最後看到他的時候，他還活著。不介意話來幫個忙？」她的話鋒宛如利刃。

納薩諾斯沒有說話，動手搬動瓦礫。不管薩魯法爾是死是活，部落都需要向前邁進；而感情用事的那種人在確認霸王的命運之前，都很難踏出下一步。

在十分鐘之後，有人放聲大叫，「他還活著！」數不清的手臂伸了出去，將最後幾根樑柱和木板從獸人指揮官的身上移開，並拉起薩魯法爾站了起來，迎向全阿斯特蘭納每位獸人發出的歡呼。獸人全身是血，虛弱不堪，但顯然還活著。

很好。要是沒能親眼目睹這名死腦筋獸人的末路，一定會覺得很可惜。治療師前來評估他的傷勢—幾道傷口、斷了幾根肋骨、數不清的瘀傷，在快速處置完畢之後，一旁靜候的納薩諾斯才走近霸王。薩魯法爾坐在瓦礫上面調整他的呼吸，雙眼盯著地面。

「睡的舒服嗎？」納薩諾斯說道。

薩魯法爾咳了一聲並悶哼。「我這幾天來睡得最飽的一覺。戰事如何？」

「不如你來告訴我，霸王，」被遺忘者說道。「我們的下一步要怎麼走？」

「怒風又從你的手中逃掉了？」薩魯法爾直直的盯著他。

納薩諾斯壓下心中閃耀的怒火。「在他從你手中逃走之後，沒錯。」

薩魯法爾吐了一口口水。「那我們按照計畫進行。我們的斥候有什麼回報？夜精靈退到哪邊了？」

摩卡接口。「他們正在撤離梛谷。我們認為他們正在放棄這塊土地。」

在集結的部落之間浮出一陣低語。站在道路中間的士兵紛紛讓出一條路。希瓦娜斯·風行者回來了，朝著納薩諾斯筆直踏步而來。

令人失望的是，她的手中並沒有提著瑪法里恩的腦袋。

薩魯法爾提高了聲音。「是真的嗎，大酋長？他們正在放棄這個區域？」

希瓦娜斯點頭。她對所有人群發話。「梛谷現在歸部落所有。」

一道吼聲冒出，快速的擴散。士兵們舉起他的拳頭和武器，發出勝利的叫喊。納薩諾斯並沒有露出笑容。這場戰爭尚未勝利。

希瓦娜斯轉頭對著薩魯法爾。她的聲音滑過嘈鬧之下，只有薩魯法爾和納薩諾斯能聽到她的話語。「你還能作戰嗎，霸王？你準備面對最後結局了嗎？」

薩魯法爾舉起戰斧，用鈍面敲打護甲。「我準備好了，大酋長。讓我們為了部落取下達納蘇斯。」



夜精靈已經全面撤出梛谷。等部落瞭解面前再也沒有伏擊、沒有陷阱，而且沒有敵人時，他們個個向前衝鋒。每個人都想要在襲擊世界之樹時走在最前線。榮耀正在每位士兵的心中悸動－薩魯法爾很清楚那種感覺。

軍隊的前線不到幾個小時，就推進到卡林多的西側海岸。薩魯法爾很快的評估了地形：道路從梛谷那魔法般的森林延伸而出，通往一座較小的森林，然後一路通往黑海岸。

抵抗一定會很猛烈。夜精靈放棄梛谷，是因為那塊土地已經沒有他們的駐足之地；但是在這裡，無法通行的山脈走勢將森林擠壓成狹小的長條陸塊，沿著海岸散布。達納蘇斯最後的防線，一定就設在這裡。

由瑪法里恩親自負責。部落拖得越久，大德魯伊的準備時間就越充份。

薩魯法爾下令部隊在佐拉姆加前哨站的廢墟附近，設立一個簡單的駐紮點。夜精靈絕對不會離開安全的樹林，在曝露的地形上展開攻擊，所以部落可以在不用擔心報復之下，修理他們的裝備、飲食、休息，並治療身上的痛楚。

「我們很近了，部落的戰士們，」薩魯法爾說道。「這是你們最後的休息機會。準備好。我們會在日落之前攻下世界之樹。」

薩魯法爾和希瓦娜斯靠在地圖邊規劃最後行動。他們都同意不需要太複雜的布陣一向前推進，找出敵人，然後用最好的方式應付戰況。

「我會帶領這場突擊，」薩魯法爾說。「你應該待在後面。」

這句話讓大酋長的眉毛不禁揚了起來。「瑪法里恩一定在那裡，霸王，」她說。

「我要他把所有招式都用出來。怒風要的是我的腦袋。他不會留一手。從這點來看，我們會看到他如何加強防禦，我們才能計畫如何壓制他們。」

希瓦娜斯的嘴角抽動了一下。「如果你希望的話，我會留在森林邊緣。」很顯然，她並不期待他能活下來。

他並不怪她。

薩魯法爾身邊不缺願意和他同行的志願者。不到十分鐘，他就和超過一百位的部落士兵走向北邊森林，彼此之間保持距離，同時又近到可以在戰鬥中相互支援。薩魯法爾抓緊他的戰斧，雙眼掃視著面前的樹木，等著怒風現身。

過了好分鐘。部落向前步步邁進，除了他們踏在泥土與樹葉的腳步聲之外，毫無動靜。地形並不平坦，但是也不難走。每當薩魯法爾碰到一頭穿越森林的小動物，他都會預期一根箭矢貫穿他的腦袋，或是樹根纏住他的腳踝，把他拉下水面，但什麼都沒發生。幾枚幽光在附近飛翔打轉，但這種數量造不成傷害。而且大多都待在樹枝高處。

森林完全無聲、靜止、空盪。部落士兵持續抬頭向上看，盯緊樹梢，但是這裡的樹冠並不像梣谷那麼厚實。在上面的幽光發出淡淡光線，提供不少照明並趨散陰影。夜精靈沒辦法從那邊襲擊部落。

他們不可能放棄這個地方，薩魯法爾想著。但事情看來就是如此。

過沒多久，他可以從樹木之間看到黑海岸的沙岸，但還是沒有敵人的蹤影。他在模糊之中看到了一些動靜—在海邊出現從世界之樹撤出來的夜精靈平民。有幾個人指著薩魯法爾和部落，大聲叫喊提出警告。

難道瑪法里恩在等天黑嗎？太陽開始朝著地平線落下，但如果部落一直沒有碰上任何抵抗，他們會在天黑之前拿下黑海岸。

薩魯法爾覺皮膚不斷起疙瘩。他的直覺告訴他正在走進一個陷阱，但是在它觸發之前撤退，會讓他一無所獲。他繼續向前推進。*我們一定要逼瑪法里恩現身。*

一枚幽光飛過薩魯法爾的眼前。他用左手心不在焉地將它揮開，卻被刺了一下—幽光似乎對薩魯法爾曝露出來的掌心刺了一下。它像飛箭一樣繞了一圈，然後落在他的額頭上，蓋住了他的頭部。

在幽光再次對他的皮膚釋放能量的時候，薩魯法爾發出一道咆哮，將它用力拍開。更多幽光在樹木高處浮現，帶著煽動、危險的陣勢飛撲而來。薩魯法爾猜想他們不喜歡他剛剛的舉動。

低語般的咒罵和哼聲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其他部落人員也在想辦法把源源不絕的幽光拍走。薩魯法爾止步不動。幽光在日落之前聚集嬉戲並不奇怪，但從來沒有這麼具侵略性。一般情況下不會。

但是他以前看過這種現象，不是嗎？

在海加爾山顛，一位惡魔領主朝著諾達希爾大步走去，想要為燃燒軍團奪取世界之樹的力量。薩魯法爾曾經參與了那場戰鬥，絕望的抵擋潮水般的惡魔…

…而瑪法里恩·怒風正在祈求先祖的協助…

…然後上千隻，不對，幾百萬隻幽光回應了他的呼喚…

幽光的數量不多時，不會造成什麼傷害。

但數量一多…

「撤退！」薩魯法爾大吼。「部落，馬上撤退！跑起來！」

大多數的部落士兵馬上服從他的命令，但是其中不少人並不清楚危機迫近，慢吞吞的回頭。

一道話聲響徹整座森林，帶著滿滿的復仇意味。「*Ash karath*，」瑪法里恩·怒風大喊。

幽光從樹枝上飛降而下，形成一道堅實、翻滾的發光牆壁。他們環繞著離群和跑得太慢的士兵，形成光之繭將他們包覆起來，只透出痛苦的尖叫聲。

「跑！」薩魯法爾再次大叫，現在沒有人有絲毫遲疑。部落開始逃竄，丟下武器、盾牌和護甲，在驚惶中跑向安全地帶。他們之中沒有人去過那一天的海加爾山，但他們對那個故事都很清楚。

霸王一邊撤離，幽光仍不住的攻擊。他用雙臂蓋住了頭部，死命狂奔。幽光怒火散發的熱氣—卡多雷先祖的怒火—試著燒穿他的護甲，灼燒裡面的血肉，埋進他的骨頭與肚

子，並將他撕成碎片。

幽光的力量曾經摧毀過惡魔領主，它們也可以屠殺部落的血肉之軀。

薩魯法爾的裝甲靴子十分沉重，行動時很可能撞上樹根或石頭。這個生死關頭只要一失足就象徵死亡。但是他逼自己不斷狂奔，直到他逃出森林出現在海岸為止。他在喘息之中，回頭看看有多少士兵逃了出來。

進入森林的部落超過百人。但出現在佐拉姆前哨站附近海岸的不到十幾人。這些幽光在森林邊緣發出怒氣衝天的嗡鳴聲，以飄忽不定排列變幻，等候部落再次落入它們的包圍。它們從海岸到山邊，排出一道堅實無比的牆壁。往北的整座森林受到嚴密保護。

希瓦娜斯在開闊之地凝立不動、看著一切，但看不出她的情緒變化。

在森林中心的幽光散開了，只有那麼一點點，讓部落得以看到森林深處。就在那邊，瑪法里恩·怒風和許多夜精靈站在小小的高台。

「這一切都結束了，」瑪法里恩說。他的聲音從森林中傳了出來，散佈在整個海岸。「如果部落進一步踏入我們的土地，就一定要付出生命為代價。我在此發誓。」

幽光封閉了缺口，瑪法里恩消失無蹤。

希瓦娜斯的目光一直都沒有離開過。

薩魯法爾瞪著前方好一陣子，整理他的思緒。他的恐懼已經消失了。現在，他開始考慮戰略選項。幽光哪裡都不會去。它們會落在接近的敵人身上。

我們無法越過那條線。無法輕易越過。他可以把整支部隊丟進死亡陷阱，但是他無法肯定這樣做可以為部落換來勝利。他可以對每一位法師下令燒掉那些樹木，但是他也不敢肯定火焰可以燒掉幽光—說不定幽光環繞火焰就能讓熱氣消散。

攻城武器。那才是答案—在安全距離外對樹木進行遠程射擊，直到瑪法里恩和他的盟友被迫撤退。部落已經搶下了海岸。現在薩魯法爾只需要—

「聯盟！聯盟船艦！西南方！」

這聲喊叫刺進他的思慮，讓薩魯法爾心裡為之一沉。武器的火光在海上一波波的傳了過來。戰刃和火炮的射擊聲劃過水面，而爆炸撼動了毫無遮蔽的海岸，在部落的行列之間挖出一個又一個大洞。

夜精靈艦隊趕回來了。或許那些船艦正在海岸邊緣看不到的地方靜靜等候—就等著部落走進瑪法里恩的陷阱。現在他們可以對著部落軍隊，肆無忌憚的開火。

夜精靈找到了他們的奇蹟。部落沒辦法守住海岸。如果他們再不撤退，就會變成一場重大災難。「撤回樹林！回到栲谷！」薩魯法爾下令。

他的副官接掌命令，很快的，所有部落軍隊開始移動、撤退。聯盟的火力持續追擊，直到他們退回東側樹林的掩護為止。

希瓦娜斯絲毫不動。她的目光幾乎沒有飄向過海面。薩魯法爾和他的守衛還留在她身邊，站在北側森林邊緣。艦隊無法對他們開火，不能對著如此靠近先祖的地方。

「夜精靈似乎擺了我們一道，霸王，」希瓦娜斯說。她的語氣中充滿惱怒。

「是，的確如此。」

「我們無法進入這座森林，一旦我們把攻城武器帶到海岸，就要冒著失去它們的風險，」她說。「除非我們能用強硬手段打破這條界線，聯盟的增援就會抵達。有任何不對的地方嗎？」

「沒有，大酋長。」薩魯法爾想不出一個管用的解決方案。而且沒錯，就算「強硬的手段」真的管用，也會花上太久的時間。或許——只是或許——讓法師通力合作，靠著術士和薩滿，部落可以強迫這些幽光一次向後退離一棵樹，然後再把樹毀掉，一寸又一寸的消滅掩護。但這一切還要同時承受來自水面的攻擊？可能要花上好幾個星期。聯盟援軍會抵達，再也不可能從黑海岸跨越水面。

到了那個地步，夜精靈就會贏得這場戰鬥。

現在換部落需要奇蹟了。

希瓦娜斯向幽光走了幾步，冷靜的看著它們。薩魯法爾咬緊牙關，但沒有說什麼。就像看著瑪法里恩一樣，她與那道群聚的光線對峙。或許，這麼說也不算離譜。

希瓦娜斯轉過身來。「我準備單獨和瑪法里恩對決。」

薩魯法爾不敢肯定他是否聽過更糟的點子，尤其是在這種危急時刻。「大酋長——」

她打斷了他的話。「我知道我孤身一人，要面對他、他的剩餘部隊，還有他的先祖靈魂。那會…很難克服。」她冷冰冰的說著，「但我們快要逮到他們了。我不會撤退。」

夜精靈的船艦再次開火。砲彈落在附近，爆炸讓噴泉般的塵土飛上半空。幾個薩魯法爾的守衛不禁縮了一下。希瓦娜斯紋風不動。薩魯法爾也一樣。他們只是在測定距離，他很清楚。

「只有在數量龐大的情況下，幽光才會造成威脅，」薩魯法爾說道。「你能…殺掉他

們嗎，大酋長？殺到他們的數量不足？」

希瓦娜斯看著幽光好一會，然後搖搖她的頭。「沒辦法殺死足以造成影響的數量，但我們可以驅散它們。帶著你想要的人手，薩魯法爾，往費伍德森林的方向前進。找一條越過山脈進入黑海岸的路，並從後方掃蕩這座森林。當我聽到攻擊發起之後，我會領導剩下的部落士兵穿過前線。我們從兩邊夾擊瑪法里恩。他今天非死不可。」

「大酋長，沒有路可以從費伍德森林穿進黑海岸，」薩魯法爾說道。

「找一條，或是造一條，」她冷酷的回覆。「把攻城武器留下聽我號令，還有你手下精通水性的任何守衛。」

「精通水性？」薩魯法爾問道。

「我需要靠他們去解決船艦，」她說。



「你認識多少走私者？」薩魯法爾問道。

納薩諾斯眯起雙眼。「麻煩你再說一次？」

「大酋長下令要我們找一條路線，越過費伍德森林的山脈。」薩魯法爾把身上的裝甲脫掉，在臉上潑滿清水，再一口灌下一整袋的水。那肯定會是十分艱困的旅程。「上面有一條通往冬泉谷的路，除非我相信黑市的所有貨物都經由艾薩拉來運輸，」一話說回來，*如果加里維克斯作主，這件事真的發生倒也不會讓我太驚訝*。「否則費伍德森林裡面，一定有一條隱密的通道，可以通往黑海岸，遠離卡多雷的視線。」

「大多數的走私者都不愛宣傳，」納薩諾斯說，「尤其不想召惹霸王的注意。」

「這是大酋長的命令，凋零者，」薩魯法爾低吼著。「我們只需要一個把忠於部落看得比收入更重要的走私者。你真的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幫忙嗎？」

「我是認識某個人，」納薩諾斯不疾不徐的表示。

「找到他，帶過來。」薩魯法爾轉向面對他的守衛。「你們之中誰會游泳？」

幾乎所有人都舉起了手。

摩卡開口。「我想和你同行，霸王。」

他搖搖頭，拉起裝甲開始套回身上。「我需要的是速度，不是護衛。而且大酋長需要游泳健將。服從她的號令，在戰鬥結束之後，我就會和你們再度聚首。」

薩魯法爾跳上一頭大灰狼的鞍座，抓起了韁繩。其他騎士開始集合，準備踏上旅程。「費伍德森林會是一條艱辛的路，」他告訴他們。「但我們非成功不可，要不然部落只有戰敗這條路。我們出發！」

他腳跟一緊，踢在狼的肋骨上。野獸向前一傾，朝梲谷的方向飛馳而去。納薩諾斯咒罵了一聲，對於被丟下表示憤恨。

薩魯法爾完全不覺得同情。他會趕上來的。要說納薩諾斯有什麼絕對不會做的事，那就是讓大酋長失望。

騎士們排成一條直線，尾隨在薩魯法爾背後。他們揚起來的塵土飛到空中，遮蔽了正在下沉的太陽。



暮色降臨。希瓦娜斯還留在森林附近，距離群聚幽光不到幾步之遙。它們在樹木之中不斷的抖動和旋轉，隨著她的現身而鼓噪。她可以感受到它們的憎恨、它們的怒氣。就連這些卡多雷亡者的溫和靈魂，也對希瓦娜斯的本質抱著強烈反感。

她任由他們的憎恨流經全身。瞭解到對方如此鄙視自己，簡直像玉液瓊漿一樣甜美。它們很想把她撕成碎片，但是要做到這一點，表示它們得衝進開闊地區，將自身曝露在危險之中。就算以亡者之身，這些生物依舊渴求生存。

她太瞭解這樣的衝動了。

其中一枚幽光四下飛旋、無比焦慮，在盛怒之下緊張不安。希瓦娜斯轉身對它露出笑容。「辦得到，就阻止我，」她低語著。

那枚幽光獨自向前跳出，盤旋著向大酋長的頭部飛來。她伸手抓住了它，那個靈魂在痛苦中尖叫。它發出閃光、不斷翻滾和掙扎。

希瓦娜斯將它舉到眼前，仔細的審視著它。「你想要保護生者？」她問道。

幽光的光輝在恐懼之中閃動。

「你們現在只能做這種夢了嗎？為了保護你們的後代？」她用另一隻手蓋了上來，將它困在雙掌之中。它在她的掌心裡到處撞擊，試圖脫逃。「你們為什麼會覺得生前都辦不好的事，死後卻能辦得到？」

她雙手縮緊，靈魂的力量發出爆裂聲，消失無蹤。當她把手掌打開時，只剩下黝黑的灰燼。她拍掉雙掌中的殘物，轉身面對森林。

很快，瑪法里恩。很快就輪到你了。

夜精靈的船艦再度開火，只不過這次沒瞄準任何特定目標：砲彈落在空盪盪的海岸線，只轟死了幾頭螃蟹。那只是為了恫嚇，沒什麼其他用意。

部落斥候已經用他們的望遠鏡，為希瓦娜斯提供她想要的消息。這些船艦人員滿載，其中幾艘上面都是弓箭手，為了在卡林多南方進行任務，補給品也十分充裕。

最理性的方法，就是靠著火砲轟炸這些船艦，直到他們撤退為止。不幸的是，這個舉動也會讓她損失每一架攻城武器。除非是最後手段，希瓦娜斯不願下達這樣的命令。

目前為止，她按兵不動。就讓他們待在那邊對著海岸開砲好了，她願意等。她會利用這段時間為這場戰爭的下一個階段預作準備—不論如何，肯定是最後階段。

她回到東側森林中，面對軍隊。「部落的士兵們，仔細聽好…」



「…你們會寡不敵眾。你會屈於火力劣勢。如果你們被發現，他們會殺死你們每個人。就算他們沒這麼做，你身邊的部落士兵也可能因為戰況過於混亂而失手殺死你。」希瓦娜斯告訴他們。然後她露出微笑。「現在…你們有誰自願加入？」

在她面前集結的每個人都舉手，包括摩卡在內。這可以為孩子譜出多精彩的故事，她想著。她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她沒活下來，他們也會為參與這場侵略的每一位吟頌歌謠。

「非常好，」希瓦娜斯說。「攻城組員，待在掩護之下，直到你們看到我進入北側森林。一定要等到那個時刻，你們才能開上沙地，開始進行轟炸。騎兵，在薩魯法爾發動攻擊的時候，展開水中行動。」

在號令之下，自願者編組成一支支小型隊伍。每十五人去對付一艘船—這是目前的人數配置。要對抗一整船的卡多雷船員，每一組人馬都會勢單力孤。但目標並不是在公平戰鬥之中取勝，噢，才不是，希瓦娜斯在每一組攻城乘員指派了一位法師。在部落還擊的時候，他們會讓砲彈上佈滿不穩定、爆炸性的秘法能量，可以讓所有船艦燒起來。

摩卡卸下身上裝甲，只留下一對綁在皮腰帶的匕首。她可以游過火砲彈幕的掩護，抵達部落攻城機具打不到的船艦上消滅敵人。

或者更棒，摩卡想著，直接為部落把船搶下來。

還有什麼比得上大酋長認可的海盜行動？



在納薩諾斯追上薩魯法爾的時候，原本的愠怒已經消失了。他在高速穿越費伍德森林的時候，緊抓住暗矛迅猛龍的韁繩。那頭野獸每踏一步都在噴氣，但是它一路從梛谷跑來都沒有放慢步伐，而且背上坐了兩位人。

他背後的乘客是位名叫雷吉吉的食人妖，一路都在發牢騷。「我只能參加這種小行動嗎？」他強調了一次又一次。

納薩諾斯終於發現了薩魯法爾和大群士兵就在前面路邊。迅猛龍剎停腳步時，雷吉吉被甩下背後、重重落地。

納薩諾斯靈巧的從迅猛龍背上飛落，查看食人妖的狀況。如果部落的消息來源就因為這種愚蠢意外跌斷了脖子，那就實在是太妙了；所幸雷吉吉一翻之下就跳了起來，在羞愧之下滿面通紅。

薩魯法爾假裝完全沒看到這個小災難。「納薩諾斯，光靠我們找不出那條路。你為部落帶來答案了嗎？」

「帶來了，」納薩諾斯說著，指著食人妖。「這一位和碎矛部族有著熱絡的交易。」

薩魯法爾的眉毛皺了起來。「碎矛？」

「原本住在黑海岸附近，」雷吉吉說一邊說，一邊拍掉披風上的泥巴。「在大災變之後逃走了。」

「而且，有一條從費伍德森林通往黑海岸的路？」薩魯法爾問道。

雷吉吉抬起了下巴。「至少我聽說的是這樣。許多人從那條路逃走。路不好走。不過，我聽說我們沒多少選擇了。」

「你聽到的沒錯。」薩魯法爾用猜疑的眼光看了納薩諾斯一眼。「但你從來沒親自走過？」

「沒有，霸王，」食人妖回答。

「你能把路找出來嗎？」

食人妖聳聳肩。「大概吧。」



才到中午，薩魯法爾就快癱掉了。

這條路並不好走，食人妖說的一點都沒錯。通往黑海岸的路差不多就是沿著峭壁上上下下，但在陡峭的岩石和土壤之間，有足夠的落手之處，可以讓部落部隊攀往山壁向上爬，然後再翻到另一側下降。他們只能把坐騎留在後面，但這也是預料中事。

大多數士兵都有辦法在攀爬過程保持安全。幾個滑手的士兵只能從費伍德森林回去，處理骨折的傷勢。

雷吉吉走這條路，看起來就像走過幾千次一樣。他可能真的走過上千次，薩魯法爾想著。就算他被騙了，他也沒生氣。納薩諾斯說的沒錯－沒有走私者會願意在霸王面前自曝身分。如果食人妖想要假裝他是從碎矛難民口中得知這條路，薩魯法爾也願意陪他演下去，就算散布在路上、由繩索和滑輪構成的路網早已標明這是條走私者的路線也無所謂。

等到他們來到視野毫無阻礙的山頂，長年以來薩魯法爾第一次看到毫無遮蔽的黑海岸全景。他可以一路向北看到世界之樹，往南看到封鎖部落的森林。

在山腳下，可以看到夜精靈平民正在黑海岸的岸邊徘徊。他們看來像是從達納蘇斯乘坐小船前來，等候更大艘、以載人為主的船隻，進行漫長的旅程。

薩魯法爾指著小船，示意納薩諾斯看過去。他們的守衛很薄弱。在夜精靈瞭解這場戰爭已經處於必敗之地的瞬間，一定會立即燒毀船隻。「一旦我們抵達海岸，拿下那些船，」他安靜的說。「在我們攻佔世界之樹時，可以發揮很大作用。」

他心底有點期待納薩諾斯出聲抗議，但被遺忘者同意了。「我要第一批襲擊達納蘇斯，」他說。

「好吧，」薩魯法爾回覆。「我們就等大酋長抵達一塊同行。」

他可以看到其他夜精靈的部落分散在樹木之中，守衛著瑪法里恩·怒風，他就站在森林中間的山丘頂端。

在他身邊沒有半點幽光。幽光都移到了前線，擋住了大群的部落軍隊。

薩魯法爾和其他人無聲無息爬進了碎矛的荒廢營地，只有一群狐狸在看到部落逼近時匆匆忙忙的躲了起來。

「你們知道該怎麼做，」他對他的部隊低語。「你們都很清楚目標。」

他居高臨下、俯視著毫戒備的卡多雷。「我們拿下海岸，我們拿下森林，然後我們就拿下達納蘇斯。」

薩魯法爾跳過山丘，開始向下衝鋒。納薩諾斯和其他上百位部落戰士跟著霸王跑過山脈，追上步伐，隨著他的戰號一塊呼喊。

「為了部落！」



希瓦娜斯笑了。幽光正在搖曳、看起來陷入迷惑、猶疑不決。有一部份離開了前線，相爭著衝回樹林。

一道絕對不會聽錯的戰吼穿過森林，在四周迴盪。「為了部落！」側面突擊開始了。

絕佳表現，薩魯法爾。

是時候了。希瓦娜斯走向一群幽光。她伸出手，在原本是卡多雷先祖的靈魂中，搜尋那些細小的生命微粒。在它們有機會展開攻擊之前，她釋放了她的力量。由巫妖王的駭人贈禮所帶來的痛苦與恐懼化為她口中的一道尖嘯，黑暗的煙霧從全身發散而出。

幽光在她身邊紛紛墜落，掙扎求生似地無力閃耀，就好比在陽光下的雪花。部落在她的背後發出戰吼衝進森林，棍棒與刀刃已蓄勢待發。

希瓦娜斯搭上一根弓箭，大步衝進森林。再也沒有幽光靠近她。部落士兵揮動棍棒和武器的平面，拍擊空中的幽光。幾隻在閃耀之中消失。其他的紛紛逃竄。

瑪法里恩知道僵局瓦解了。他決定撤回他的先祖，讓他們逃過一劫，才不會消逝在部落手中。

很快的，她看到了他，正在等候。其他部落士兵離他遠遠的散開，但是她大步向前、毫不遲疑。

瑪法里恩·怒風看起來一臉悲傷。「這一切無可原諒，希瓦娜斯。」

「我知道，」她回答。

然後交談就此結束。

Lok-tar ogar，她想到這句話時，壓不住嘴邊的鋒利笑容。

在她背後的海岸邊，攻城武器射出砲彈。然後爆炸聲同時在海岸和遠方的海面響起。



摩卡浮上來換氣，現身在一片火海之中。

大酋長沒有開玩笑，她一邊想，一邊和心中的恐慌搏鬥。在這樣的地方，誰能保證不受傷。

部落的攻城機具對著大海射出熾炎彈幕，那些經過秘法強化的砲彈在海面上擴散火焰，包圍了夜精靈的艦隊。而船艦朝著岸邊釋放了一陣陣的砲彈與戰刃，進行反擊。

摩卡的劫掠部隊集結游過艦隊前線，每划幾下就要很快的浮出水面換氣。很快的，連浮出水面都變得很危險。攻城武器射出那些纏繞著魔法的砲彈，連在水中都不見得能倖免於難，火焰向外噴發，固執的在海面上燃燒，把這片汪海視為乾旱荒蕪的森林。

劫掠部隊被迫潛到火焰下方，整整閉氣一分鐘的時間，才能找到一塊沒有火苗的水域呼吸。

摩卡的侵略隊伍在她身邊浮現，大口吸入空氣。摩卡在心裡默數。十一…十二…十四…每個人都在。這已經近乎奇蹟了。

最後浮上來的是個牛頭人。在他鎮靜下來之前，差點把整座海洋都翻過來。他轉過惡毒的眼神看著她。「我們游過頭，跑到艦隊另一側了，」他咆哮著。

「歡迎你再游回去，」她反諷著。然後她仔細的看著他的臉。「我認識你嗎？」

他哼了一聲，在這個動作下免不了吸進了一點海水，花了好一會才咳完。「沒多久之前，我們在奧格瑪一塊喝了幾杯。」

「噢。噢。」他叫什麼名字？拉納古？大概是這樣的發音吧。她只能靠印象去猜測。「你準備好了嗎，拉納加斯？」

他看來一臉困惑。「我叫希亞默。」

「我記名字不怎麼在行。準備好了？」

他點點頭。其他人已經在身邊集結完畢，摩卡對一艘夜精靈船艦示意，並划了最後幾下攀住船側，手指抓緊木板之間的空隙一路爬到砲口。

摩卡從砲口瞄了裡面一眼。她位於船艦面海的一側，裡面的卡多雷船員忙著裝填並發射大砲和旋刃投擲器，雖然身在開砲方向的另一邊，她還是可以看到其他陷入火焰的船隻正在下沉。不過，這艘船倒是完好無缺，部落的攻城機具優先瞄準靠近海岸的船艦。

沒有人掌管這一側的火砲，甚至沒有人理會。不管怎麼說，有什麼樣的攻擊會從海洋這面逼近？

希亞默攀到同一個砲口，看了裡面一眼。「你有什麼看法？」他低語著。

摩卡等其他幾位聚集過來，一個點子正在成形。「我想到幾個選擇：我們可以在幾個地方放火，跳回水中，然後在延燒半哩的火焰下面游回岸上。」她說。

一位血精靈對她揚了揚眉毛。「不然？」

「有沒有人想要直接航向黑海岸？」

她看到身後的每一位部落成員都露出笑容。



薩魯法爾闊步走過森林、毫不防備。雖然卡多雷試圖從兩個方向進行抵制，不過他們最後的據點已然崩潰。他們的戰線斷裂，他們的陣型散落。

現在倖存者正在進行最後、拚死的行動，是戰敗部隊的最後反抗—集結成一個個小隊，抵抗來自四面八方的攻勢，直到他們倒下為止。薩魯法爾看見了其中一位高階哨兵軍官，不理身上中了好幾箭，還在頑強奮戰。勇氣十足、榮耀非凡、而且全然無助。

薩魯法爾一路上見一個殺一個，但是活下來的精靈人數越來越少。他朝著可怕的戰鬥聲響走去。在海岸附近，有兩個具有強大力量的個體，正在交鋒之下發出轟然巨響。

大酋長正在獨自挑戰怒風。

如果希瓦娜斯倒了下來，就輪到薩魯法爾完成這個工作。他不確定自己能否辦到。

戰鬥還在幾百碼之外。薩魯法爾慎重的靠近，看著面前的黑暗紫色和翡翠綠光閃耀。

突然傳出黑暗的巨大爆炸，倒下樹木的聲音也越來越響。有個東西朝薩魯法爾的方向飛來，他趕緊蹲在掩護後面。那東西先在樹幹上彈落，再重重的撞進泥土中止住跌勢，離他不到三十碼。

那個東西抬起了頭—他的頭。

薩魯法爾看到鹿角。他反射性地丟出手中的戰斧。

在戰柄離手的那一瞬間，他就後悔了。那是瑪法里恩·怒風，活著、準備重返對抗大酋長的戰鬥。

戰斧不斷的翻轉，不到一秒抵達了目標。

瑪法里恩沒有發現武器飛來，直到它埋進他的背後為止。

瑪法里恩的身體搖晃，抬起雙眼看著夜空，然後吐出一口氣，倒了下來。薩魯法爾的斧柄斜角露在外面，其他部份嵌入了精靈的血肉中。

薩魯法爾並不覺得興高采烈，心中反而驚恐不已。

這不對。這是種…恥辱。

戰爭歸戰爭，但是薩魯法爾在決鬥中輸給了怒風。現在卻從背後偷襲、打倒他。

這是毫無榮譽的攻擊，薩魯法爾麻木的想著。他是一萬年來不斷戰鬥的英雄。我曾經在他身邊奮戰。現在我卻以懦夫的方式擊倒他。

薩魯法爾並不想看到他造成的後果，但是他逼自己非看不可。瑪法里恩趴在地上，血流不止，喘息聲快而淺。

「我很抱歉，」薩魯法爾告訴他。

「沒有必要。」

薩魯法爾轉身，看到希瓦娜斯站在他身邊，臉上帶著滿足地的微笑。「你做得很好。」

「我無意妨礙，」薩魯法爾說道。

「我殺不死他，他在浪費我的時間。」希瓦娜斯把戰斧從怒風背後扯出。夜精靈在劇痛中悶哼，鮮血從傷口中噴了出來，但是他沒有發出其他聲音。

「解決他、結束這一切。」薩魯法爾平靜的說。

希瓦娜斯掂掂戰斧的重量，思索著，然後回頭看著薩魯法爾。他看不懂她的表情，但是他不喜歡。

她把戰斧還給他。「我把這個工作交給你，霸王。」

「這是妳的戰鬥。」

她已經轉身走開。「這是你的勝利。不管是這整場戰爭，還是瑪法里恩的戰敗—少了你，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你贏得了這個榮耀。想要的話，可以多花一點時間享受榮光，然後拿下他的腦袋。我們在黑海岸見。」

她話聲一落，就消失在北邊的高地後方。

薩魯法爾覺得一陣麻木。*你贏得了這個榮耀。*

他再度低頭看著瑪法里恩。「我真的很抱歉。」

瑪法里恩轉過頭。用一邊的眼睛看著薩魯法爾。他喘著氣說，「你帶領著你的部落為

死亡效命。你會後悔今天的所作所為，至死方休。」

「你的戰鬥很出色，瑪法里恩，」薩魯法爾說道。「在榮耀中安息吧。這是你應得的。」

他舉起了他的戰斧，然而猶豫了。幾秒鐘過去了，又過了幾分鐘，薩魯法爾就是揮不下去。

他覺得光明和溫暖在他頭上閃耀著。那感覺中充滿了悲傷、希望和摯愛。或許這是伊露恩正在歡迎瑪法里恩走向來生。或許那樣可以讓一切圓滿。

但這個擊殺不屬於我。

或許讓怒風活下來才是榮耀之舉？

成為希瓦娜斯的俘虜？那不如現在解決來得仁慈。

但他的戰斧還是不動。

就在這時，他突然無法動彈。

明亮的光線環繞著薩魯法爾，讓他全身麻痺，連扭動肌肉都辦不到。一道強大力量撞上他的頭部，將他拋開五步之遠。他重重的落到地上，肺裡的空氣被擠出身軀，好不容易才停止滑動，全身疼痛不堪。當他抬起頭來時，他看到了伊露恩之光，那全然的美麗與憤怒。

泰蘭妲·語風。

她站在她的伴侶身邊，雙臂高舉，白色的衣裙隨著微風輕輕波動。數十道伊露恩之光在薩魯法爾頭上對準目標，準備進行最後一擊。

獸人並沒有移步，他的腦袋嗡嗡作響，那些光之匕首在他頭上震動。

被正義之力直擊而下？這似乎是合適的結局。

但就像他曾經猶豫，泰蘭妲也一樣。泰蘭妲慢慢跪了下來，目光一直盯著薩魯法爾，並將一隻手放在瑪法里恩身上。當她運用自身的力量止住他的流血、修復他的傷勢，並將他從鬼門關前拉回來的時候，似乎連地面都在發出光芒。

過了好一陣子，她站了起來。「你沒有殺死他。為什麼？」

薩魯法爾決定說出事實。「我這一擊背離了榮譽。我沒有資格結束他的生命。」

這個答案似乎讓她更憤怒。「這整場戰爭根本毫無榮譽可言。你們到底在想什麼？」

你們怎麼膽敢濺下這麼多無謂的鮮血！」

「我們敢，因為我們沒有退路，」薩魯法爾說。「而我們一定要成功。」

泰蘭姐的神色沉了下來。光點對準薩魯法爾的脖子靜止不動。「部落或許會贏得這場戰鬥，薩魯法爾，但是我們會奪回我們的家園。」

「或許吧，」薩魯法爾說。

「你放過了瑪法里恩，所以我會給你一個選擇，」泰蘭姐說。「你可以冒著死亡的危險，試著阻止我把他帶走；要不然你就別動，躺在泥土中留一口氣。」

這很公平。薩魯法爾哼了一聲。「你也有一樣的選擇。你可以帶他回到達納蘇斯，最後你們兩個都會在我們征服世界之樹後倒下；或是你也可以帶著他離開，你們兩個都可以活下來。」

她什麼都沒說，空下來的手上冒出一枚上面閃耀著藍色印記的白色石頭。不到一瞬間，她和瑪法里恩都消失了。

薩魯法爾眨眨眼。他們去哪了？為了他們好，他希望終點不會是達納蘇斯。

他站了起來，拍掉裝甲上的泥土，和全身湧現的痛楚和酸痛掙扎。瑪法里恩會回復，而且在他重返戰場時，勢必將讓部落付出鮮血代價。薩魯法爾很肯定這一點。

不過，他內心的巨大重擔也隨之消失。他心裡覺得瑪法里恩活下來是對的，覺得這才是榮譽之舉。



夜精靈船員的數量約有二十幾人。在一開始的戰鬥中，差不多有半數死亡，當戰局開始逆轉時，摩卡看到五人跳過船舷。

七個夜精靈投降，大多都受了傷，帶著憎恨的目光看著部落士兵在船上歡慶勝利。

「我們要如何處置他們？」希亞默一邊問，一邊拿著夜精靈長矛在大手中懶洋洋的翻轉。

摩卡很快的看了囚犯一眼——她的囚犯。

「要緊的事先辦。我們先告訴友方，免得我們遭到攻擊。」她說。「誰去把那面旗幟降下來！」

一位哥布林蹦蹦跳跳爬上桅杆，將卡多雷的旗幟降了下來。他們手邊沒有部落旗幟可

以掛，但是這個消息已經夠清楚了。他們可以從船上聽到海岸傳來模糊的歡呼聲。

一支望遠鏡在浸滿鮮血的甲板上亂滾，摩卡拾起了它，把望遠鏡拉到最長掃視戰場，尋找其他夜精靈船隻。「幾艘船陷入火海…在南邊的另一艘也被攻下…其他的都跑掉了。」摩卡啪的一聲收起望遠鏡，對其他人露出笑容。「部落的勝利！」

「為了部落！」其他人大吼回來。

摩卡跪在一位負傷夜精靈身邊。他的左前臂被劃出一道口子，正在用右手阻止流血。「告訴我，卡多雷，」她說道。「在這樣的傷勢下，你能游泳嗎？」

「不能，」他說。

「那我猜，你該留在船上，」她輕輕的說道。「你和你的朋友很清楚如何操帆，對吧？」

他什麼都沒說。

她點點頭，形同對方默認。「這是個很棒的好消息，因為我和我的朋友不是很懂。你能不能幫我們航向泰達希爾？」

他對甲板吐了一口口水。幾個部落成員笑了出來。

摩卡靠了過去，露出最虛偽的笑容。「因為你還有用處，所以你在我的船上還有容身之地。希亞默，海上還燒著火焰嗎？」她提出這個問題時，連頭都沒回。

牛頭人帶著愉悅的語氣低吼著回覆，「是的，沒錯，呃，船長。」

「做個選擇吧，卡多雷。要嘛就發揮你的本事，要嘛就下水游泳去。」她拉高聲音，補了一句：「你們其他人也一樣。」

沒有人選擇跳海。

幾分鐘之後，這艘船開始向北航行。航程並不順暢，畢竟夜精靈不情不願。透過望遠鏡，摩卡看到攻城機具正在朝黑海岸的方向移動，比船跑得還快。

她並不在乎。摩卡握住了舵輪控制航向，臉上帶著笑容，她可以慢慢習慣。

而且很快的，她就會坐在貴賓席上觀賞部落最偉大的勝利。



哨兵無意投降。就算部落如潮水般集結湧入黑海岸，他們還是繼續作戰，付出生命來

爭取泰達希爾的平民撤離的機會。

希瓦娜斯並沒有抗議。更多敵人死亡？囚犯人數更少？他們正在幫她一個大忙。

她站在遠離前線的位置，弓掛在背後。這場作戰已經勝利，但尚未結束。她的部落謹慎集結、越過海灘。勝利就在指掌之中，只要跨過一小段平靜的海洋，沒有人想落後。

納薩諾斯離開戰線，落後其他士兵。希瓦娜斯看到他的眼神，並揚起了一邊的眉毛。他靠了過來，心不在焉的清理血跡。「薩魯法爾人呢？」

「正在收割這場戰鬥的最大戰利品，」她說。

他睜大了雙眼。「他殺了瑪法里恩？」

「你覺得卡多雷會怎麼想？」希瓦娜斯問道。「那個帶領他們穿過長達萬年試鍊和恐懼的傳奇領袖，被區區一個獸人用斧頭砍死？」

「很糟糕，我想像得到。」

「我也想像得到。」她說道。

納薩諾斯看向她的身後，眯起了雙眼。「他在那邊，大酋長。但我沒看到戰利品。」

希瓦娜斯轉過身來。的確是薩魯法爾昂首闊步踏出森林，但手上空無一物。她感受到一股惱怒之情浮上心中。或許他做了什麼蠢事，像是燒掉他的屍體，所以沒留下任何東西。考慮到他剛剛那種心煩意亂的情況，他現在的神情看起來太滿足了。「瑪法里恩的腦袋呢，霸王？」

「據我所知，還接在他的身體上，」他說。

她並不覺得好笑。「那個身體在哪？」

薩魯法爾毫不畏縮的迎上她的雙眼。「我猜，暴風城吧。泰蘭妲現身干預，把他帶走了。」

希瓦娜斯很少碰到這種說不出話的情況。

但這並沒能持續多久。「瑪法里恩還活著？」她咆哮著。「你就讓他逃掉了？」

他的嘴邊沒有笑容，但是他的眼睛在笑。他很對這件事情很開心——開心！「或許你辦得到，但我擋不住泰蘭妲。」

「或許信任你是一個錯誤，」希瓦娜斯反擊。她的雙手一陣抽搐，只想去握弓。不，還不行，她決定。

納薩諾斯站在她身邊，他一字一句冰冷噬人。「怒風接下來會奪走多少條部落生命來報復，薩魯法爾？他們的鮮血都要算在你頭上。」

「到了那個時刻，我會親手處理，」薩魯法爾扼要的說。

納薩諾斯向前踏步，面對面的瞪著薩魯法爾。「你要處理的人是我。或許瑪法里恩灑下每一滴鮮血，我都要從你身上回收，就算我得—」

「夠了。木已成舟。」希瓦娜斯說道。「這場戰鬥還沒有結束！」

她邁開步伐，離開兩人身邊。很快的，她聽到背後傳來踏在沙上的腳步聲。她的勇士和霸王就在後面跟隨，上天保佑他們知趣的閉上嘴。她可以想像他們臉上的表情—薩魯法爾一臉平靜，納薩諾斯氣到快翻過來—但她不要讓他們看到她的表情。直到她的怒火平息之前都不行。她需要思考。

瑪法里恩活了下來。希瓦娜斯幾乎不敢相信這件事。

她從背後拿下弓，搭上一根箭，鬆手射出。箭矢劃出一道弧線越過部落大軍，並猛烈刺進一位哨兵領袖的背後。那位夜精靈無視身上掛著好幾根箭桿，仍舊在傾力奮戰。希瓦娜斯的一擊終於讓她倒了下來。在這一記攻擊之下，黑海岸的最後一絲抵抗火光終於崩潰。她再度把弓收了起來。

這場戰鬥一直都和佔領土地無關，連薩魯法爾也很清楚這一點。攻佔世界之樹，就是劃下一道永遠都無法癒合的傷口。失去他們的家園還有他們的領袖，將會讓卡多雷不再成為一個國家，只剩下亡國人民。就算只失去一位領導者，也足以造成浪潮般的絕望。這場戰爭造成的傷痕將會讓聯盟流血、化膿、腐壞而破爛。安杜因·烏瑞恩將會發動最後一場絕望之戰，尋求奇蹟，因為只有奇蹟才能拯救他們。

但是奇蹟已經應驗了。一個愚蠢的老獸人，伸出榮譽之手賦予他們這項奇蹟。

還有一個過度自信的大酋長。最好不要老是怪罪於他人，這原本就是她的錯誤，她和薩魯法爾同罪。

這場達納蘇斯的征服戰，會讓卡多雷人民驚惶失措。他們會為失去的一切哀悼，害怕遭到囚禁，並在部落徹底洗劫他們家園的時候膽顫心驚。但他們不會落入絕望，再也不會了—瑪法里恩在不可能之下存活，會為他們帶來希望，他們的傷痕會平復。

他們會說：*就算在最黑暗的時刻，伊露恩仍在眷顧我們。*

而且那肯定是真的，不是嗎？伊露恩已經干預了。或許她甚至阻止了薩魯法爾的致命一擊。而就希瓦娜斯的真正目標來看，伊露恩絕不會是聯盟以外的唯一一股反抗力量。

希瓦娜斯的怒氣變得冰冷殘酷。

她早該知道這件事會發生。只是來得比她預期的更早。僅此而已。

她大步踏過海岸線，無視最後幾場衝突戰，也不理會那些不幸、無法逃出黑海岸的卡多雷。她研究著面前那沐浴在月光之下、宛如高塔般的泰達希爾。很快的，它會落到部落手上。

「掃蕩海岸。」希瓦娜斯說道。「準備進攻世界樹。」

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希瓦娜斯需要想個新方法來造成創傷。已經無路可退了。

「為什麼？」

一道聲音讓希瓦娜斯的注意力從樹木上移開。那是來自一位身受致命傷害的哨兵，希瓦娜斯幾分鐘之前才射倒的那一位。她一直在咳嗽、衰弱、垂死。

「為什麼？你已經贏了…」夜精靈全力掙扎，把一字一句吐了出來。「樹上只剩下手無寸鐵的人。」

如果這是真的，知道這件事真好。希瓦娜斯在她身邊單膝跪下。「這是戰爭，」她說道。

薩魯法爾和納薩諾斯已經開始討論下一階段戰鬥的後勤問題。她讓他們繼續談。在她面前是個為人民而死的精靈。

她讓希瓦娜斯想到過去的自己。



薩魯法爾飛快的下達命令。他在海灘上編排攻城組員，並確定他們的武器都對準泰達希爾。在世界之樹的頂端，肯定有斥候正在盯著部落。他要他們回報，部落有可能隨時開火。

他瞄了大酋長一眼。希瓦娜斯單膝跪在一位垂死夜精靈指揮官旁邊。薩魯法爾猜想可能是場即興審問，*希望她能榨出一些有用的消息。*

納薩諾斯和幾個經歷過海上生涯的士兵輕聲討論，命令他們掃蕩海岸找出每一艘夜精靈船隻和小艇。

「你可以加入第一波突擊，納薩諾斯，」薩魯法爾說。

不死者的雙眼在兜帽下面閃耀著光芒。「我不需要你的批准。我手上有份來自大酋長

的名單。我有我該看到的風景。有我該會見的人。」

對他們而言真是不幸，薩魯法爾想著，無視納薩諾斯那悶燃般的蔑視。海上的一個異象吸引了他的注意—兩艘夜精靈船艦緊靠著岸邊航行。「那是什麼？」

納薩諾斯眯起眼睛。「沒看到夜精靈的旗幟。我們可能攻下了那些船。大酋長提過其可能性。」

是的，薩魯法爾可以看到一個綠皮膚的獸人輪廓，握住其中一艘的舵輪。他把戰斧高舉過頭，而獸人向他揮手回應。薩魯法爾把胸中的大笑壓了下去。

「那有可能讓事情變得很簡單，凋零者，」他說。「你想在每一艘船上派多少人？」

納薩諾斯露出牙齒，「很多。」

「找出任何懂得操帆的人，看來他們需要協助，然後挑好你的突擊隊伍。」薩魯法爾可以在腦海中看到襲擊的光景，還有很多事情需要準備。他需要掃蕩部隊先動手，支援部隊緊跟在後，或許再派幾頭蠍尾獅守住黑海岸和達納蘇斯之間的空域。

在黑海岸之戰中，他手下有些出色士兵已經疲累不堪了。把他們留在後面當然會很可惜，但是在重要的第一波攻擊中，活力十足的部隊要有用得多，以免夜精靈試圖反抗。

我猜我們還有足夠的時間—

「放火。」

大酋長的話聲切斷了薩魯法爾的思緒。他瞪著她。

放火…什麼？

納薩諾斯看起來一樣困惑。他們交換了眼神。希瓦娜斯的雙眼帶著炙熱般的怒火，面對他們。

她再次下達命令，直接壓過薩魯法爾。「燒了它！」

納薩諾斯轉過身來，不發一語對攻城組員下令。

一切發生的太快，快到薩魯法爾無法理解。

一位食人妖法師在砲彈上面散佈了火焰，然後在六台攻城機具拉動拉桿之後，部落將死亡射入了空中。

「不，」薩魯法爾低語著。他只能看著火焰劃出弧線越過海面，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每一枚砲彈都命中了目標，橘色的烈焰開始在泰達希爾上擴散。

部落陷入一片死寂。連被囚禁的夜精靈都停止哭喊。每個人帶著不敢相信的神情瞪大眼睛。

「不，」薩魯法爾再次低語，聲音更大。

第二波彈雨射出，也打破了讓他無力行動的震驚之情。「不！」他大吼。「停止射擊！停火！」

已經太遲了。第二波彈幕命中，不到片刻世界之樹的下半部已被烈焰所覆蓋。火焰像有生命一樣開始移動，爬上樹木，朝著枝幹高處的城市攀爬而去。

「為什麼…？為什麼…？」薩魯法爾喘著氣。他再次看向納薩諾斯。被遺忘者的雙眼在驚訝之中圓睜，獸人從來沒看過他這個表情。

希瓦娜斯背對著薩魯法爾，看著火焰四下擴散。薩魯法爾累了一在絕望中疲累，在為了將她的命令合理化而疲累。

是不是那個垂死的夜精靈告訴她什麼事了？是不是他們打算抵抗？是不是聯盟馬上就會帶著援軍現身？

數十種不同的解釋，在他的心中往返衝撞，但每一種最終都煙消雲散。地平線上沒看到船帆、幾艘卡多雷船艦在燃燒樹枝如雨掉在他們身上時發狂駛離。就算連被攻佔的船艦，也在驚嚇之中轉向避開。他們根本沒料到這件事。

沒有人料得到。

那希瓦娜斯呢？

那個想法讓薩魯法爾混身冰冷。

難道這才是她的計畫？

不，這不可能的。她的思考是以戰略為出發點。征服世界樹—完整的保留它—是高明無比的一步。毀掉它是…

…瘋狂。

現在整棵樹都被火焰所包覆。隨著火焰越來越灼熱，青白色的火光在面前舞動。火焰的邊緣在樹上盤旋。然後，達納蘇斯城著火了。

薩魯法爾聽到了哀號聲。熱浪越過海水，伴隨著失控野火的可怕味道飄來。在黑海岸被俘虜的夜精靈開始尖叫和哀號，轉頭懇求部落快趕去世界樹，拯救他們的家人脫離必死命運。

聲浪一波波襲來，化為驚恐的交響曲。

男人、女人、小孩…火焰毫不在意。火焰不知恐懼、無法理論，帶著吞噬一切的衝動，直到空無一物為止。

留在達納蘇斯的每個人都會死。

在這其中，部落戰勝聯盟的每一絲希望也化為灰燼。原本泰達希爾應該是用來毀滅暴風城的契機；現在它卻變成了讓聯盟團結一致的吶喊，直到部落的每一個國家都被踏為塵土為止。

安杜因·烏瑞恩馬上就會宣戰—每位盟友都會回應他的呼喚。為了復仇，沒有什麼能擋住聯盟。

「這毫無榮譽可言！」他對著希瓦娜斯大吼。

她終於在世界之樹前轉身。她的眼神堅定無比，眼底의怒氣已經消失了。裡面還殘留了什麼？空虛？滿足？薩魯法爾現在看不透她。或許他從來就看不透她。

「他們會來報仇。一定會！」他說。

「我知道。」她很冷靜，就好像一切都沒發生一樣。「他們會攻擊幽暗城進行報復。你得安排防禦計畫，開始撤離我的人民。」

他掙扎想要形成語句，最後純粹的憎恨讓他吐出心中的譴責。「你毀掉部落人民上千個世代的未來。所有人的未來。為了什麼？為了什麼？」

她的表情絲毫不動。「這原本是*你的*戰鬥、你的戰略，以及你的失敗。達納蘇斯從來都不是戰利品，它原本應該是我們分化聯盟的契機，它原本應該是可以摧毀希望的武器。而你，我的軍師大人，只為了饒過一個被*你*擊敗的敵人，將這一切都放棄了。我得把它拿回來。當他們來對付我們時，他們會帶著痛苦，而不是榮耀。現在，那是我們唯一的勝機。」

他想要殺死她。他想要挑起榮譽決鬥，並讓她的鮮血飛濺在部落與聯盟的前方。

但她說的對。

一道絕對無法癒合的傷口。一切計畫都是為了這個目標，而薩魯法爾未能造成這個傷口。瑪法里恩在奇蹟之下的存活故事，將會在聯盟軍隊之間擴大，證明他們的每一個目標都受到了祝福。

戰爭還是會到來。當薩魯法爾帶領部落踏入梛谷時，這一點就無法避免了，而且這將

會成為他最害怕的局面：絞肉機，為了達成少許功績，將會耗費數不清的生命，最後在涸涸中結束，把未來世代拖入一場沒有人能勝利的戰爭。再一次，希瓦娜斯搶在他之前看到了這個遠景。

所以…

她送出了一個訊息。這不是一場能仰賴僵局就結束的戰爭。現在不行。聯盟和部落，雙方都得瞭解唯一的選擇不是勝利就是死亡。Lok-tar ogar。達納蘇斯不會是陷入火海的最後一座城市。雙方損失的生命，將會遠遠超過眼前的暴行。而且這一切重擔都會落在他的肩上，每個瞬間形同惡夢。

希瓦娜斯轉身面對世界之樹，看著它燃燒。薩魯法爾強迫自己看著火焰吞噬城市 and 市民，他不願再讓自己轉過頭、背離榮耀。

尖叫聲持續傳來。他們讓他想到撒塔斯。那個時候，他很喜歡那些聲音。

煙霧瀰漫在空中，讓他想到了暴風城，在市街與建築物之間奔跑，燒掉他身邊的一切，尋找畏縮的人類，並在他們懇求繞命時放手屠殺。那個時候，他很享受那場殺戮。

而且，他也一直很愛戰爭，不是嗎？

薩魯法爾凝立不動好幾個小時，一直到尖叫消失、燃燒的火焰只剩下餘燼為止。在他面前聳立的是偉大文明的冒煙軀殼。在他心中只感受到絕望，一種恥辱。現在已經找不到腐化般的薄霧來軟化心中的驚恐。

薩魯法爾只能在他的夢境裡永遠記住這個時刻。他將會在恥辱中再度經歷這一切，包括即將到來的全新惡夢，一次又一次。

你帶領著你的部落為死亡效命，瑪法里恩曾經這麼說。

薩魯法爾要怎麼面對被他帶進這場戰爭的士兵？他要如何解釋他們的所做所為？

他辦不到。他也永遠都不知道該怎麼做。

但是這個重擔將會一直落在他身上，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天。

在薩魯法爾轉身時，他希望那天能早點到來。

製作人員

小說製作團隊：

Alex Afrasiabi, Hector Bolanos, Caroline Wu Bonti,
Robert Brooks, Michael Carrillo, Sean Copeland,
Steve Danuser, Keith Ewing, Cate Gary, Adam
Heine, Erik Jensen, Julie Kimura, Christi Kugler,
Brianna M Loftis, Allison Monahan, Ken Murayama,
Justin Parker, Glenn Rane, Chris Robinson,
Robert Simpson, Varnish Studio, Inc.

特別感謝：

World of Warcraft Team
Story and Franchise Development
Creative Services
Localization and Quality Assurance
暴雪中文化團隊